目次

中國經學史

第一篇　古之六經

六經。先王之陳迹。此爲莊生所述老子之言。陳迹者。史實也。後儒六經皆史之說。蓋從是出。是故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見易繫辭）卽易之始也。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見譙周古史考）卽禮之始也。作瑟五十絃。樂名立基。一曰扶來。（見世本及孝經緯）卽樂之始也。造駕辯之曲。作網罟之歌。（見王逸楚辭注及元結補樂歌）卽詩之始也。（鄭玄詩譜序。謂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似不信伏羲時爲有詩。然自大庭以還。又疑其有。大庭神農之別號。是亦在三皇之世也。）是易詩禮樂。三皇已肇其端矣。及黃帝時而有書契。於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亦有其具。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故白虎通溯春秋之始。謂自黃帝以來。隋書經籍志溯尚書之始。謂與文字俱起。蓋五帝時六經皆有萌芽矣。三皇無文。或由書契已後。仰錄其事。若唐虞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故易詩禮樂之用尤顯。考之尚書。晉九江納

錫大龜。是卜筮之法已行，則易之用也。舜修五禮覲羣后，伯夷典三禮，作秩宗，則禮之用也。夔典樂教冑子，則樂之用也。詩言志，歌永言，則詩之用也。逮夫姬周，制作益備，六藝之守，各有司存，見於周官經者。大宗伯掌邦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禮有專守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樂有專守矣。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詩有專守矣。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易有專守矣。小史掌邦國之志，鄭衆謂即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又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謂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書與春秋亦漸有專守矣。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周監二代，郁郁乎文，雖自為一王之法，實兼存前代之制，故六藝之目，至周而特詳。章學誠謂周公以周禮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殆謂此耳。然六藝雖各有分掌，而咸屬於禮官，則又以六藝之書王者之典。禮者致典之綱持，班固所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也。

六藝大備於周。方其盛時。史掌之。故府藏之。龔自珍曰。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為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劉師培曰。韓宣適魯。觀書太史。皆見易象。則易掌於史。五典三墳之書。掌於外史。傳曰史籀書。則書掌於史。風詩采於輶軒。頌作于史克。雅詔閑于倚相。則詩掌于史。韓宣觀書魯史氏。見春秋。而孟子之解春秋也。亦曰其文則史。則春秋掌於史。老聃為周史而明禮。萇弘為周史而明樂。則禮樂掌于史。史籀以篆書詔民。史佚以爾雅教子。則小學亦掌於史。其學在官。惟其在官。故施之於教。則道一而風同。發之為政。則俗成而治定。及周之衰。官守放廢。六藝道息。諸子爭鳴。自孔子時。即已殘缺不完。其在詩也。九德六詩之歌。舊凡十有五流。史記稱孔子所見古詩。雖尚有三千餘篇。然加以去取。僅存風雅頌三者。九歌篇什既不可見。比賦興亦難復別。是三千篇中已無九歌與比賦興。使誠有之。則大師所教者。孔子不容六去其三。蓋合十五流計之。其數當更在三千以上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此語甚是。蓋已不歌者必有缺也。乃又云。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則殊滋後人之惑。世儒因疑風雅頌為異體。比賦興為異辭。而六詩之經略遂混。不知比賦興宜各自有主名區處。不與四始相羼也。詳見餘杭章君六詩說。其在書也。舊錄存三皇五帝之書。緯書璇璣鈐稱。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見尚書序疏所引。其言雖不盡可信。然今尚書起於堯典。則知三皇之書。當時不可睹。朱子曰。周禮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虛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其在春秋也。舊彙存邦國四方之志。則周初所定五等之封。實千七百餘國。宜各有史。而太史年表。止存十二諸侯。其他且有無世家言者。若謂因秦火殘缺。則十二諸侯之事。又焉得獨存。蓋孔子時固已不具。春秋所存。已不及十之一矣。至若禮樂二者。則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殘缺尤甚。漢書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好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又曰。禮樂二者相與幷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孔子因乘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旁皇求索。惝得緒言。然其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二代之禮。以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已不能徵。故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所謂能言之者。亦由周禮推而上之也。樂則舊存六代。而孔子之所稱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他則未嘗多及。或於時亦不傳耳。惟舊之三易。獨無所缺。孔子所學者雖爲周易。而記稱孔子欲觀夏道。得夏時焉。欲觀殷道。得坤乾焉。坤乾則歸藏之書也。連山首艮。艮者人也。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謂之人統。故先儒謂夏時即連山之用也。左傳襄九年。穆姜爲筮。遇艮之八。杜預注云。雜用連山歸藏周易。此亦春秋時三易皆行之證。桓譚新論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則知漢初三易尙存。蓋古之

六經。至孔子時。其存而可攷者。約略如此

孔子兼綜六藝。故網羅特富。搜訪獨勤。古籍大觀。宜在孔氏。然見於春秋內外傳者。若左史倚相之所讀。韓宣適魯之所見。羊舌肸之所習。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所教。季札觀樂之所奏。與夫叔孫穆子子服惠伯白公子張單穆公閔馬父觀射父郤缺成鱄諸人之所誦述。亦皆古籍之遺也。而諸子書之所稱引者。復所在而有。其前於孔子者。如管子法禁篇稱。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書之泰誓同。小匡篇言蒐狩之禮。八觀篇言國有蓄積。與周官載禮同。此外同於左氏傳者尤多。其與孔子並世者。如晏子春秋之引詩。晳夫成城晳婦傾城。進退維谷。既明且晳。以保其身。側弁之俄諸文。均與今所傳之詩同。諫篇下言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與書無佚同。而全書之同于左氏傳與戴禮者亦多。其稍後於孔子而與儒家立異者。墨子最號博聞。墨子南遊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困學紀聞。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案此亦墨子博學之證。引經更富。書則七患篇引夏書殷書周書。尚賢篇引湯誓呂刑距年之言。尚同篇引呂刑術令太誓距年。兼愛篇引太誓禹誓湯說。天志篇引太誓。明鬼篇引禹誓商書。非樂篇引湯之官刑及武觀。非命篇引禹之總德仲虺之告召公之執令

及太誓。詩則所染篇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詩佚尚賢篇引大雅桑柔章及周頌。尚同篇引周頌載采章及小雅皇華章。兼愛篇引小雅大東章及大雅抑章。非攻篇引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詩佚天志篇引大雅皇矣章。明鬼篇引大雅文王章。禮則明鬼篇引虞夏商周三代聖王建國營都擇國置廟之禮。節葬篇引古聖王葬埋之法。樂則三辨篇引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春秋則明鬼篇稱吾見百國春秋又稱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宋之春秋。餘杭章先生有言。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蓋謂此也。他若孟荀韓呂諸家。所引經文雖繁。已在孔子删訂六經之後。大抵以孔子删訂之本爲主。但可以證秦火以前之經。王充論衡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不足以爲古之經矣。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世儒成言孔子述而不作。是固然矣。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漢書儒林傳云。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又藝文志。於易則云。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於書則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於詩則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於春秋則云。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據史漢之文。則知孔子於六藝。易則有傳。書則有序。詩則有去取。禮則有從違。樂則有正。春秋則有義。易有傳而後聖道始明。書有序而後作意始顯。詩有去取而後可迹盛衰。禮有從違而後可致實文。樂正而後可與移風易俗。春秋行而後可以勸善懲惡。雖

曰。述而不作。而作已寓于述之中。故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蓋古之六藝。自經孔子修訂。已成爲孔門之六藝矣。既明六經皆周公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昔先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未修訂以前。六藝但爲政典。已修訂以後。六藝乃有義例。政典備。可見一王之法。義例定。遂成一家之學。法僅效績于當時。學斯垂教於萬禩。家語載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何其盛也。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洵知言哉。

晚近學者。或則篤信今文家說。尊孔子爲素王。謂六藝皆孔子託古改制之書。實爲後王立法。或則牢守古文家說。儕孔子於良史。謂六藝皆周公國史之舊。孔子不過傳述而已。是二說者。竊以爲皆過也。孔子嘗言。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則託古改制。夫豈孔子之意。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鈎用。是孔子於舊有六經。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將所治之經。加以修訂。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

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衞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此言追定，最得其實。非初挾意為後王立法也。或疑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而其事蹟則皆在六經。使六經不為改制立法，何以比隆王者。此亦似是而實不然。餘杭章先生有言，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創業垂統者，孔氏也。六籍既定，民以昭蘇，不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殲于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興立，而必有興艷也。不曰賢于堯舜，豈可得哉。可見欲尊孔子，自有其可尊者在，不必係於改制立法矣。雖然，孔子固不改制立法，然遂以良史位孔子。則亦失倫。蓋孔子修訂六藝，雖本之於史，然史之職，守而弗失而已。所謂良史，亦不過洞見治原，述其所終始，足以存故實，備考識。至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知秉要執本若老聃，斯尤史之上選也。而其所以自處者，善守善持。非同孔子以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為己任也。且孔子於六藝，既有述有作。作者手定，述亦纂潤。其間擇改因革，大有經營，則亦自與泛言傳述有別。龔自珍曰，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繼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準斯以談，則史實為孔子所用，孔子固不欲以史自居，而良史又詎

足以盡孔子哉。要而言之。以六藝爲政者王之業。以六藝爲掌者史之職。以六藝爲教者師之任。孔子有德無位。蓋以六藝爲教者也。稱曰素王。孔子之道。不從而大。是之謂誣。儕之良史。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是之謂簡。夫惟萬世之師。則尊莫尚焉。亦即孔子之所以自處也。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孔子雖兼綜六藝。然五十始學易。（見論語。）七十始作春秋。（見公羊傳。）易以寡過。春秋以寄志。平居所雅言者。詩書執禮。二者弗與焉。故其爲教。亦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書將軍文子。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皆不言易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見六藝盡通。惟高弟爲能。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易與春秋。高弟所與知者亦罕矣。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其六藝傳授之可攷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僅載孔子傳易於商瞿。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則已在六藝之外。家語弟子解。亦惟載商瞿傳易。曾參傳孝經。漆雕開習尚書。他無所紀。蓋弟子傳悉取論語弟子問。次以爲篇。疑者

則闕。而家語出王肅僞託。亦莫能詳。其實孔門四科有文學。六藝之傳。應屬此科。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本以文學著。徐氏之言。當爲可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洪邁容齋隨筆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者。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大抵子夏居西河教授。故於諸經皆有發明。子游雖同以文學稱。而先儒相傳。止禮運一篇爲其所記。黃以周曰。子夏篤守文而不審其會。子游深知禮意而不滯于迹。一沈潛。一高明。學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北學南學。若山河兩戒。其流派由此遂別。此言亦足備一說。自餘如顏子閔子有子子貢子張子路公西赤宰我之倫。或問易。或問書。或問詩。或問樂。或問禮。見於論語尙書大傳大小戴記及先秦漢初諸子者。則多出門人之手。非必高弟自記。歐陽子書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且皆因事發問。見義一端而已。惟曾子不徒傳孝經。其與夫子問答。較他弟子爲詳。小戴記中曾子問。是其專篇。又大學一篇。博論爲政。朱子亦定爲曾子之書。大戴記中則有曾子立事以下十篇。曾子立事弟四十九。曾子本孝弟五十。曾子立孝弟五十一。曾子大孝弟五十二。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曾子制言上弟五十四。曾子制言中弟五十五。曾子制言下弟五十六。曾子疾病弟五十七。曾子天圓弟五十

八。即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之遺也。是故孔門高弟之學，其流被于後者，要以子夏曾子爲最可溯。子夏博學於文，故兼六藝之傳。曾子約之以禮，黃以周曰，曾子之學，尤深于禮，本末兼該，經權明辨。其受學孔聖也，內驗身心，外究事理，于禮之大本大經，聆之審，尙之熟，退而與游夏諸子互商節目，辯酌損益，即游夏諸子，亦心服焉。故得一貫之秘。其後承曾子之學者有子思孟子，則宋學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學者有荀卿，則漢學之所祖也。博約兩派，漢宋於以分門，經學亦遂由是而歧焉。

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學出荀卿，此言當有所本。惟自顏氏而下，僅有氏而無名，亦不言所傳何學，但謂取舍相反不同而已。陶潛聖賢羣輔錄八儒條，始云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既以八儒爲目，明是本於韓非。惟孫氏作公孫氏爲異，而傳詩傳書云云，則固韓非所無，未知何從得之。朱彝尊經義攷，乃據此以證汲冢書，而定傳易者爲公孫段。朱氏曰，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段之易矣。顧廣圻韓非校識，則謂孫氏即孫卿也。皮錫

瑞經學歷史。又疑公孫氏或卽公孫尼子。而疑傳春秋之樂正氏或卽樂正克。子思則以孔伋當之。皮氏曰。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漢志儒家。今亡。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故諸篇引易書詩春秋。皆可取證古義。竊謂韓非敍八儒承孔子之死而起。雖曰某氏之儒。或指在某氏之門者而言。未必卽是本人。而所謂某氏者。似應皆指孔子之徒。子張與游夏。各有聖人之一體。閻若璩書欲廣孔門爲十二哲。以子張躋之文學。則八儒有子張。自不足異。若子思。則尊輔錄謂其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是蓋指原憲也。憲亦字子思。司馬遷以原憲季次幷稱。謂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漢衛尉衡方碑曰。履該顏原。是又以憲與回幷稱。則八儒之子思。其爲原憲無疑。伋乃孔子之孫。行輩不相接。公孫段向不見於著錄。公孫尼子班固雖以爲七十子之弟子。然劉瓛以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沈約以樂記取公孫尼子。亦不言傳易。孫卿去孔子更遠。且韓非嘗事之。必不以相廁也。樂正克爲孟子弟子。益不相涉。故朱顧皮三家之言。殆皆不足據。而尋仲尼弟子傳與弟子解。則顏氏有八。不聞傳詩者。漆雕氏有三。不聞傳禮者。公孫氏有名龍者。不聞傳易也。仲良氏樂正氏孟氏皆無其人。惟毛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說。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孔穎達毛詩正義。因謂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王應麟困學紀

閒。謂此即八儒中傳樂之仲良氏也。是則韓非八儒。容有在七十子之外三千之中者。羣輔錄特就韓非而增益其詞。亦難徵信。宋庠陶潛集私記。疑八儒三墨二條。爲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蓋又不足深究矣。至若名不在七十子之列八儒之科而學有可攷者。如孺悲之學士喪禮。見于雜記。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玄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賓牟賈之論樂。見于樂記。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女。則賈當爲孔子弟子。仲孫說與何忌之學禮。見于左氏傳。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又孔叢子論書篇。孟懿子問書。欲知鄭之義。懿子即仲孫何忌也。鞠語之明于禮樂審于服喪。見於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固亦孔門經學之傳也。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秦火以前之經學。大都七十子之遺緒。莊子天下篇所云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蓋謂是也。惟是孔子治經。述而不作。孔子傳經。授而不書。劉師培曰。三代之時。文字勒書於簡。學有漆書刀削之勞。鈔胥非易。傳播維艱。學術授受。多憑口耳之流傳。孔子之以六經教授也。大抵僅錄經文以爲課本。而參致之語。詮釋之詞。則大抵以口耳相傳。弟子所接聞於師者。互有所記。或舉大義。或撢微言。詳略偶殊。異同斯出。弟子又各以所得者爲傳授。承之者其詳略異同亦必如之。故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殁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蓋源一而流歧。其所由來者久。固不自漢始矣。致易自孔子授之商瞿。史記仲尼弟子傳稱。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稱。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兩書所載雖不同。索弘一作弓。韓愈曰。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是弘一作弓之譌。矯與橋疵與庇形近而譌。實即一人。特授受之序互異耳。則子弓之學易于商瞿。要無可疑者。湘羅

（之易傳既最廣。而疆之說無聞。唯齊策顏斶對宣王嘗引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此或商瞿之易傳乎。）而應劭又謂子弓是子夏門人。當時商瞿子夏同受易于孔子。（王應麟曰。大戴禮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稱子夏問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據此則子夏于易固有說矣。）子弓稟師之。固亦理之所許。稟師自必稟承其說。後之易學。皆出子弓。子弓復以稟承之說授其徒。則易之分自歧起矣。詩自孔子授之子夏。子夏遂作序。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此雖專敘毛詩源流。後人或備從一說。（萬斯同儒林宗派。從傳曾申之說。）然安知子夏不分授兩人。毛公不稟承兩派邪。毛公即或專門。又安知他一派不爲齊魯韓三家之所出邪。（唐書藝文志有韓詩卜商序。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夫子夏既有分授。則詩之分自歧起矣。春秋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備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此一支也。据劉向別錄。

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漢書藝文志鐸氏微三篇，注云：楚太傅鐸椒也。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漢書藝文志虞氏微傳二篇，注云：趙相虞卿。）荀卿授張蒼。（餘杭章君曰：秦并天下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計蒼以漢孝景五年薨，年百餘歲，秦并天下時，蒼已三十餘矣。而時荀卿尚在，蒼蓋嘗從荀卿學。而李斯爲相，荀卿爲之不食，故蒼得從受春秋。且其身在柱下，無所不觀，所見方書，當在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以前，故其說時有出左氏外者。）是爲春秋左氏之學。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此又一支也。据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應劭又謂穀梁子名赤，亦子夏弟子。是公羊穀梁之學，並出子夏。然桓譚新論有言：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據此，則公穀二子，不得直受春秋于子夏。漢書藝文志謂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此云末世，正與新論合。二書在戴應前，當較可信。今攷公羊傳中所引有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中所引有尸子沈子。命之曰子，則或公穀二家之先師，而爲子夏之徒歟。（何休以沈子等爲後師，顧亭林日知錄已譏之。）夫七十子已與左氏異，子夏之徒又自相異，則春秋之分自鼓起矣。至如禮樂，則所重者在乎器度聲容之間，尚於講習。（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又云：魯中諸儒講誦習禮樂，此皆講習之證。）不尚馳說，故異派不起。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見禮記正

禮漢書藝文志有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云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樂記二十三篇。是皆先秦之遺也。惟尚書則授受之迹不詳。漢興言尚書自濟南伏生。伏生故秦博士。郭子橫洞冥記稱。有李克者。自言三百歲。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此則言不雅馴。未可信矣。

史漢儒林傳皆言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是知秦火以前。六藝雖傳授不絕。而其顯學要推孟荀二子。孟子或謂受業于子思。孔叢子風俗通及趙岐孟子注。或謂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傳。以其年攷之。去子思時遠。恐不得親事。孟子嘗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則其學之所出。蓋不一師。趙岐孟子題辭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蘇轍謂孟子深于詩而長於春秋。朱長文亦言春秋自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推是以見隱桓而下職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亂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壓壹也。蓋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程子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王應麟謂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郝敬謂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于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于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弊五霸。率諸侯事盟主。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

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則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觀諸所云。於孟子之經學。可謂盡之。而近人又以孟子一書。論什一而籍。論效死勿去。論以小事大。論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于公羊。實則孟子與商君及穀梁子同時。在公羊前。乃公羊采孟子。非孟子取公羊也。然孟子弟子雖衆。而其學多不傳。趙岐謂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攷毛詩周頌維天之命傳。魯頌閟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孔穎達正義曰。譜云（鄭玄詩譜。）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據此。則孟仲子或可謂傳孟子之詩學者。第共事子思之說。則亦未確。孟仲子嘗受詩於李克。蓋爲得子夏之傳耳。又韓詩外傳引高子問孟子。衞女何以得編於詩。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息。高子齊人。亦孟子弟子。（孟子書有兩高子。其一小弁章公孫丑引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其一去齊章高子以尹士之語告孟子。小弁之問。毛詩傳亦引之。又毛詩綠衣小序。亦引高子說。王應麟謂小弁章高子。孟子以爲叟譏之。與去齊章高子當另一人。去齊章高子。趙岐注孟子弟子。小弁章高子。與詩序高子。王氏謂卽受詩於子夏之高行子也。韓詩外傳高子問孟子。則應爲孟子弟子。）其餘引孟子之文尤多。則韓詩或亦有淵源於孟子者矣。荀卿稍後于孟子。史記於其學語焉不詳。其書每以仲尼子弓幷稱。（見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子弓未審何人。韓愈疑爲馯臂子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張守節正義同。）

楊倞云。子弓蓋仲弓也。非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非馯臂也。吳萊亦曰。仲弓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汪中說同。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案此言甚似。惟仲弓在德行之科，而劉向敍稱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則其經學之傳當別有屬。致別錄言荀卿受左氏之學于虞卿。以授張蒼。正名篇之旨。本于左傳名不可假人。王霸篇言公侯失道則滅本于左傳諸侯相執稱人之義。而致士篇言賞僭刑濫。則全引左氏之文。皆荀卿稱述左傳之證。楊士勛穀梁疏言荀卿受穀梁之學於穀梁赤。以授魯人申公。大略篇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仁居守。均本于穀梁。而盛分四民觀王者不壞太廟。亦用穀梁之義。皆荀卿通穀梁之證。而荀子本書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王制篇言桓公刼於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悉與公羊傳合。是荀卿於春秋兼通三傳也。經典敍錄述荀卿受詩於根牟子。上接曾申之傳。以授大毛公。是為毛詩之學。大略篇言霜降逆女。與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同義。孔疏引荀子語。并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昏之正時。又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漢書楚元王交傳言魯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儒林傳言申公以詩經為訓故以教。是為魯詩之學。非相篇引角弓詩宴然聿消。王先謙曰。此詩毛作見晛。韓作曣晛。魯作宴然。是魯出于荀之證。而韓詩外傳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是荀卿於詩兼開三家也。公羊穀梁之春秋。曾申之詩。並出子夏。左氏亦曾申所傳。則是子夏者。固荀卿經學之所自出矣。禮則大戴記曾

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記三年問鄉飲酒義樂記載荀子禮論樂論二篇文。而非相大略二篇。又易義存焉。（非相篇引易括囊無咎無譽以喻腐儒，大略篇說易之咸見夫婦，又引易復自道何其咎以美能變。）由是言之。荀卿兼善諸經。信而有徵。故汪中荀卿子通論曰。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蓋深於經學。孟荀所同。然孟子雖醇乎醇。而身沒之後。大道遂絀。徒黨旋盡。（見孟子題詞。）傳經之功。宜莫能與荀卿比隆矣。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秦以法治致富強。自商君爲政。已目詩書禮樂爲六蝨。見商君書靳令篇而不欲民之貴學。謂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見墾令篇韓非稱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見和氏篇其事雖不見於史。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焚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然燔書之議。要自商君發之。及始皇統一天下。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淳于越所議異趣。丞相李斯乃上言。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李斯傳。翌年又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諸生亦皆誦法孔子者也。扶蘇語故史記儒林傳曰。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書儒林傳作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劉歆亦曰。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然秦雖燔書。意在愚民。其在朝廷。猶有藏書之府。博士官之所職。柱下史之所主。是其事也。漢高

入關。蕭何但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此之圖書，猶版籍也。）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未追收詩書。及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于是祕府之書。又隨之以俱燼。重以高祖不好儒。嘗溺儒冠憎儒服。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故漢初挾書之令。猶未除也。六藝之道。用是不興。（劉歆曰。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是書因秦火而缺之證也。（揚子法言云。若書之不備者過半矣。而習俗不知。孔穎達亦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又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凡十七篇。卽儀禮也。）是禮因秦火而缺之證也。又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隋書經籍志亦曰。春秋傳遭秦滅學。口說尙存。）夫春秋亦諸史記之一。是春秋因秦火而缺之證也。惟易與詩。則據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然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孔穎達正義引始皇焚詩書以釋鄭說。）是詩亦有缺矣。隋書經籍志謂易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是易亦有缺矣。六藝皆缺。斯其明徵。乃

端臨謂秦燔經籍。易與春秋二經本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輯。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爾。然則嬴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此則從漢興大收篇籍以後而言。固非當日之情事矣。而晚世學者。竟有持諸經皆全之說。疑秦火燒殘爲劉歆輩所妄託者。（如廖平謂經殘秦火一說。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授初學一經。必首告之曰經皆全文。力反殘佚俗說。然後專心致志。篤誠所至。金石爲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經全。札硬寨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案此所謂武斷不顧事實者也。）以不妄爲妄。斯妄也已。

經既燔于秦火。漢初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至孝惠之世。始除挾書之律。文景繼之。漸開獻書之路。逮乎孝武。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路致其原。厥有三途。

其一曰傳自故老。史記叔孫通傳云。通秦時以文學徵。拜爲博士。漢五年。已幷天下。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又儒林傳云。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夫曰雜就。則漢儀中固有古禮存焉。張丞相傳云。蒼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

又十二諸侯年表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又漢書儒林傳云。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又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夫張蒼左氏之學。本受之荀卿。其歷譜之學。亦自春秋中來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據桓譚新論。竇公時年已百八十歲矣。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按伏生所傳。即二十八篇也。傳作二十九篇。疑後人竄改。大誓後得。伏生書中無之。楚元王交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儒林傳曰。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據服虔注。浮丘伯秦時儒生也。由上觀之。叔孫通張蒼制氏竇公伏生浮丘伯諸人。或爲秦之博士。或爲秦之御史。或爲秦之儒生。或爲六國時樂人。其於禮樂春秋詩書。皆講肄於秦火以前。而傳授於秦火以後。雖顯晦各殊。傳經之功一也。其一曰發自孔壁。孔子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志顏師古注引。孔叢子云。陳

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顏師古曰、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鮒卽子魚之名。）案二說不同。然子襄卽子魚之弟。實爲一家。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敍錄又以爲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史通亦謂孔惠所藏。則未知孰是。或以家語孔叢子皆僞書不足據者。然孔氏藏書。則固事實也。惟有藏書。故復出於漢。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并見漢志。）又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又魯恭王傳云。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王充論衡云。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佚文篇）又云。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正說篇）又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

十篇。左氏傳也。鴻案書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壞孔氏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疑春秋經傳左張蒼所獻。此春秋二字衍文。又拙論衡說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殊非事實。案春秋左氏與春禮同出孔壁。劉歆移博士書中已言之。故一則曰三事。再則曰三學。不自王充始。書左氏傳既出孔壁。又出張蒼。段氏偶未審耳。綜茲所述。固不無詳略異同之處。然皆可為經出孔壁之證。而劉班所言。尤為近之。參稽以求。自得其概矣。其一曰得自民間。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玄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隋書經籍志云。禮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案漢書藝文志稱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劉歆謂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今據此。則淹中禮即河間獻王之所得也。蓋禮古經五十六篇。孔壁與河間獻王並得其書。故後人或繫之孔壁。或繫之獻王。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取考工記以補之。禮記正義引作漢書說。惟不言李氏。而此作或曰。未知孰是。然今漢書獻王傳儒林傳及藝文志均無此文。案六藝論隋志及經典釋文敍錄所言。可作獻王本傳注釋。其云古禮者。即本傳所謂禮也。其云記者。即本傳所謂禮記也。惟周官六篇。禮記正義所引六藝論彙繫之壁中。而漢書藝文志敍壁中書無周官。則亦當仍從獻王之說。臧庸河間獻王傳經攷。亦言周官得自獻王無疑。又鄭玄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詩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蓋獻王所獻書信多矣。然固皆來自民間也。其不由獻王者。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論衡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正說 六藝論云。民間得泰誓。房宏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見書序正義 隋書經籍志云。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又云。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又云。孝經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經典釋文敍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王應麟據別錄為定。謂不得云宣帝時始出。 又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凡此亦皆民間所得之經也。最括三端。校論六藝。殘整之跡。居然可知。散而復集。宜後儒鑽研罔既矣。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自六經燔於秦而復出於漢。以其傳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雖有勸學擧遺之詔。猶興書缺簡脫之嗟。旣遠離於全經。自彌滋乎異說。荀悅申鑒曰。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注。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是故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受授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所謂今文古文者。初本皆指字體。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古曰文。猶今曰字。其經之書以古體字者。卽爲古文。其經之書以今體字者。卽爲今文。皮錫瑞經學歷史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案以隸書爲今文是也。以籀書爲古文則非。說文序旣曰史籀書與古文或異。繼之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明孔子不以籀文書六經也。鄭玄亦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若籀書則在漢時無科斗之號。故古今文爲漢儒所恆言。然在秦以前。通行古體。故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左氏傳。皆以古文。其時今體未興。則亦無所謂古。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能其不與秦文合者。又造隸書以

趣約易。體乃大變。故司馬遷謂秦撥去古文。揚雄謂秦剗滅古文。許愼謂古文由此絕矣。漢代通行隸書。諸儒傳經。自必亦以隸體書之。然使古文不出。則亦無所謂今。故古今之名。實相對而立。古文爲漢人所追稱。今文則漢人所自別。漢書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史記儒林傳同。惟次序微異。）此皆今文家也。孔壁之所藏。河間獻王之所得。北平侯張蒼之所獻。此則皆古文也。惟古文初出。知者甚少。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時師傳讀。大抵今文。（漢民間有費氏易。爲古字。號古文易。）故在西漢之初。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漢儒林傳。僅於敍尚書中。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儒林傳又言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此則當時之僞古文也。）其佗諸經。皆不言今文。蓋古文雖出。旣未施行。其通行者。自無庸冠以今文二字也。及孝成帝時。陳發祕藏。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理舊文。於是古文始顯。漢書藝文志所謂中古文是也。然志於諸經。亦但別出古文。不別出今文。以古文既別。則其餘爲今文可知也。嗣後古今文并行。學者各就所傳。據文生訓。從而爲之說。暨乎東漢。遂有今學古學之名。許愼五經異義一書。分別甚明。今學則有今易孟京施讐等說。今尚書

歐陽夏侯說．今詩齊魯韓說．今禮戴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今論語說．今孝經說．古學則有古尙書說．古毛詩說．古周禮說．古春秋左氏說．古孝經說．畫古今之分．至是已由字體之異．而轉爲說解之異矣．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案此以先後分今古學．甚確．不可信從．五經異義之分別古今．自緣古今文之異．非緣先書與後出也．齊學魯學者．由於齊人魯人而起．魯爲孔子講學之邦．流風遺化．濡漸固深．齊有稷下．亦學士所集．自孟子荀卿之徒．皆嘗往游．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故戰國儒術雖絀．齊魯學者猶弗廢．太史公所謂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是故漢代傳經之儒．不出於齊．則出於魯．劉師培曰．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學．爲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尙書二十八篇于鼂錯．乃齊人之治尙書者也．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今文尙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尙書者也．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爲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爲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爲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爲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傳禮學者．以孟卿爲最著．此齊學也．而孔壁兼得逸禮．古禮復得之淹

中則魯學也。是禮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晉書亦與魯論大異。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至張禹删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爲一。而齊論以亡。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案此於齊魯二派。言之頗悉。然鄭康成有言。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音。於茲遂生。故一經之學。數家競爽。據此。則知齊魯之別。初殆皆由字音。亦猶古今文之由於字體也。其後由字音之異而衍爲異說。亦與古今文同。故藝文志於詩則曰魯最爲近之。於論語則曰漢興有齊魯之說。至若明標齊學魯學之名者。惟有春秋一經。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齊學魯學始見於此。然諸人自以魯人。遂謂魯學宜興。則未免囿于鄉土之見。示人以不廣矣。師法者。魯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揚雄亦云。譊譊之學。各習其師。）家法者。范曄所謂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是也。（又後漢書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或謂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師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學必先有所師。而後能成一家之言。若論其審。則師

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間蓋微有不同。章帝建初四年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雖曰承師。亦別名家。案此卽師法與家法不同之證。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家法。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此爲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則家法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學。此爲師法。歐陽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則家法也。詩有魯齊韓。此爲師法。魯詩有韋氏學。又有張唐褚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則家法也。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此爲師法。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則家法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此爲師法。顏家有冷任之學。復有筦冥之學。則家法也。惟師又有師。如施孟梁丘同祖丁寬。故丁寬爲易之祖師。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注云。寬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又有家。如山陽張生本魯詩之一家。而張家又有許氏學。推之各經。莫不皆然。眞如榦旣分枝。枝又分枝。子旣生孫。孫又生孫。而先師皆出西漢。東漢但有後師。則宜其一多言師法。一多言家法矣。官學私學者。以立於學官與不得立爲別。立於學官者。設博士。置弟子。不得立者。自相傳授而已。漢自孝文時。頗徵用文學之士。申公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見漢書楚元王傳。韓嬰皆以

詩爲博士，翟輔所謂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也。而轅固生亦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董仲舒胡母生則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并見史漢儒林傳。）故文景之際，列於學官者，有詩與春秋兩經。（困學紀聞曰，漢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而餘經未立。今案景帝時已立春秋，則不止詩一經。）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復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雖置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逮乎孝武建元五年，五經博士始備。據漢書儒林傳贊，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困學紀聞曰，武帝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併詩爲五也。戴震曰，僅舉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案玩傳贊詞意，以此四經初所立者，止歐陽后楊公羊四家，後又增立他家，而詩無所增，故但舉四。王戴二氏之言，似失傳旨。）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孝宣皇帝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此與漢書略同，惟施孟易先後少異。）此蓋西京官學之大較也。而劉歆又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于學官之語。趙岐孟子題辭，亦謂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則史記漢書並未之及，其爲實錄以否，不可知矣。（經學歷史曰，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云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恐非實錄。）光武中興，愛好經術，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較百官志詩多一毛。則博士之數凡十五矣。但下文又明言凡十四博士。故日知錄以為衍一毛字。愚謂毛與氏形相近。或氏字之訛耳。且百官志皆從官簿為之。當可據也。又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亦與百官志同。此十四博士皆今文之學。與西京宣元間略同。惟無穀梁春秋。而古文之學。則並廢而不立。以平帝時王莽當政。其制不足循也。然至章帝建初中。仍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則雖不立學官。固已網羅遺逸。博存衆家矣。若夫私學。據漢書藝文志。易則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費氏經與古文同。詩則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春秋則有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據劉歆移博士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攷之儒林傳。貫公蓋受左氏傳於賈誼者。庸生蓋受古文尚書於都尉朝。朝又受之於孔安國者也。然河間獻王學舉六藝。嘗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而膺博士之選者、即毛公與貫公。則此二家雖曰私學。在當時已顯矣。又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斯又一私學也。

古文今文雖殊。然在漢初。古文不為官學。所立博士。皆今文家。故爭論不起。自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見劉歆傳）平帝時。王莽持政。莽好古文。又素重歆。於是歆之議始得申。東漢嗣興。詩復見廢。然其學既明。諸儒治者遂多。而爭論亦遂烈。建武中。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博士范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并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雖設學官。無有弟子。奏立左費。非政急務。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並見升傳）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興。遂為異家之所覆冒。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書。前後相違。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留思聖藝。省顧儒雅。分明黑白。建立左氏。使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復廢。（見陳元傳）訖於建初。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時賈逵治古學。詔逵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以爲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又言左氏與圖讖合。書奏。帝嘉之。逵又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見賈逵傳）而李育者。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見李育傳）其後何休亦治公羊。作解詁。嘗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見何休傳）而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見服虔傳）鄭玄亦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見鄭玄傳）許愼撰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康成復作駁五經異

義以難之。凡此皆古今學爭論之大略也。雖然。自其末流觀之。古今學固若不相入矣。而當古文未出之先。漢初故老。其傳授雖以今文。其繙習多在秦火以前。蓋無不通古文者。如張蒼之治春秋左氏歷譜五德。竇公之獻樂書爲周官大司樂章。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叔孫通制禮。天子無親迎之禮。宗廟有日祭之禮。與左氏義同。（五經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又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于壇墠。及郊宗石室。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矣。）朝儀。廷陛陳步騎之衛。文武正東西之鄉。與周官義同。（史記叔孫通傳。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衞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案此卽周禮所謂虎賁諸士之制也。又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案此卽周禮所謂司士朝士之職。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也。）是亦用古文也。伏生大傳內多佚禮之文。賈子新書中多左國之說。是亦用古文也。古文既出之後。雖不立學。而今文諸師雜采古文。則往往而有。如尹更始以治穀梁春秋爲議郎。又受左氏傳。胡常亦以治穀梁爲博士。又傳左氏及古文尚書。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翼奉師丹治齊詩者也。而奉上書言春秋忌子卯。（此說見左傳昭九年。）丹上書引天威不違顏咫尺。（此語見左傳僖九年。）並出左氏。韋孟[illegible]勝治魯詩者也。而孟諷諫詩稱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卽用左傳劉爲堯後之義。）勝論事言

春秋書叔孫僑如。此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亦出左氏。則皆古文也。賈禹治公羊。而五經異義引禹說。謂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與古文尚書同。李尋治齊詩。而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讀至黜陟爲句。與史記同。亦堯典古文之說也。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伏生大傳云。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今文讀至幽明爲句。與古文異。可見西京今文雖盛。而與古文未嘗不可通。迄乎東漢。爭論既起。其界始嚴。然爭論自爭論。而古今學兼治者。則較西京爲尤多。如孫期習京氏易。又習古文尚書。張馴能誦春秋左氏傳。又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又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又善左氏傳。乃至賈逵許慎。專以古學名者也。而逵則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又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慎之五經異義。其說九族。則不從古尚書說。而從今禮戴尚書歐陽說。其論諸侯無去國之義。則不從左傳說。而從公羊說。李育何休。專以今學名者也。而育既頗涉獵古學。休之公羊解詁。亦多本毛詩。兼引佚禮。至于鄭玄。更大破古今之界。初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復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義。故其注儀禮則並存古今文。注周禮則多用王制。箋毛詩則多用三家之說。注古文尚書則多用尚書歐陽氏

說。以今文注古文。蓋又前此諸儒所未有也。大抵守文之徒。滯固所稟。而通人則鄙其固。賈馬許鄭號大儒。正以其不囿一端耳。荀悅申鑒有言。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明乎此。則知古今本出一源。立言惟求其當。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苟各督其師而黨之。或徙則眞荀子所謂古爲蔽今爲蔽者矣。

齊學魯學之名。雖見於西京。然惟宣帝甘露中。嘗召五經名儒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餘如詩論固亦有齊魯之說。而不聞異同之辨。不如古今文之聚訟紛如也。顧一加尋繹。則兩派亦微有不同。大抵齊學尚恢奇。魯學多迂謹。（案太史公論集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以洋洋稱齊。以齗齗稱魯。亦即一恢奇一迂謹之證）齊學喜言天人之理。魯學頗守典章之遺。蓋當戰國時。齊有騶衍善談天。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禨祥度制。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於是流風所被。至漢不替。故易則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其師田王孫且死時。枕其膝獨傳之。京房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受之焦延壽。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又託之孟氏。梁丘賀從京房受

易。（顏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房者楊何弟子。而賀則宣帝時以善筮有應。繇是近幸。別有高相治易。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並見漢書儒林傳。）夫丁寬楊何田王孫。其學皆出於齊之杜田生。雖詐言託言自言。非必本眞。然必由易經齊學有災異之說。故諸家緣傳以爲名也。尙書則伏生大傳有洪範五行傳。夏侯氏衍之于前。劉向敍之于後。而倪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可知寬說必有新異可喜者。故上言云然。寬之學卽傳自伏生。而歐陽夏侯之所從出也。詩則齊詩五際。翼奉以之言政。（陳喬樅曰。齊詩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齊先亡。最爲寡證。獨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說多出詩緯。綜陰陽。推曆數。占休咎。蓋齊學所本也。）春秋則董仲舒以公羊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居舍著災異之記。斯致上探象緯。下明人事。或經之以八卦。或緯之以九疇。或測之以九宮。或驗之以九數。雖所執各殊。而其同爲天人之學則一也。魯當秦漢之際。陳涉爲王。魯諸儒則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及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所謂聖人遺化。好學之國。愈于它俗。故雖處危亂。猶能守而弗失。惟叔孫通善變。既降漢。適服短衣楚製。其後欲起朝儀。徵魯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見史記叔孫通傳。）此卽魯學迂謹之證。惟其迂謹。故動必依禮。

魯穆生爲楚元王客．醴酒不設．遂謝病去．見漢書楚元王傳．王式治魯詩．徵爲博士．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之．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亦謝病免歸．見漢書儒林傳．然魯學之勝於齊學處．亦在謹守．是以申公爲詩經訓故．疑者則闕弗傳．王式以魯詩授弟子．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故其弟子亦頗禮甚嚴．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藝文志稱齊韓二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蓋謂是也．而諳習典章．則亦以魯學爲勝．魯高堂生傳士禮．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申公本以詩名．而趙綰請立明堂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迎申公．舍魯邸．議明堂事．見漢史儒林傳．事雖旋廢．申公必諳習可知．蓋不獨叔孫朝儀爲漢立一代之法也．其後劉歆請立古文尙書左氏春秋及逸禮諸經．亦爲魯學．故至東京．魯學之緒．賴以不墜．惟此之魯學．以得自魯壁．皆爲古文．又與今文魯學有殊．而讖緯之說．則濫觴於齊學．何休鄭玄．並援緯書以說經．休治公羊．本爲齊學．玄注易闡爻辰．注三禮引緯書尤多．其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且爲之作注．世或以此爲康成詬病者．不知康成亦

齊人。其涵濡固有素也。近人乃遂有謂齊學多今文家言。魯學多古文家言。齊學存微言。魯學明故訓者。專以此爲別。又非篤論已。

師法家法。爲漢儒所最重。其見于兩漢書者。張禹傳。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此薦舉重師法也。翼奉傳。元帝問奉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此對問重師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此察孝廉重家法也。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此舉明經重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令倫監典其事。是則正定經文亦重家法矣。至若互相傳習。則尤非有師法不足以名其學。故胡母生傳云。董生弟子。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李尋傳云。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卓茂傳云。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爲通儒。劉寬傳注

引謝承書云。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皆究極師法。是其證也。其不守師法者。則同門相與攻之。朝廷亦不之用。如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而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又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卽此可見師法之嚴矣。而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則更尋以家法責之博士。蓋以家法之明。本明乎博士也。惟劉歆移博士書有曰。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觀此。其意雖在立古文。實欲學者治經宜返求諸本經。而不可專信師說。論衡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而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湮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案此亦謂師說之不可盡從也。宜其書出爲衆

儒所黜。罪以改亂舊章矣。然如范史所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爭王庭。樹朋私里。至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則家法末流之弊。蓋亦不勝其慨。子駿之言。詎可奪哉。

官學私學之分。旣視博士爲定。則漢之博士。實兼官師之職。綜政教之權。與周之以司徒掌邦教。秦之以吏爲師。其制略同。（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案此言苗得立博士之意。）當文景之時。博士猶少。備爲具官。及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學乃定於一尊。備立五經博士。教乃歸於一律。登進人材。以通經爲第。仕乃出於一途。著之功令。頒爲教條。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申公傳云。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觀此可知當時上以官祿而勸經。下爲祿利而習經。故經之官學。遂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凡儒生之肄經者。莫不游學京師。受經博士。武帝時。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其由是而出者。行雖不備。猶得補官。（申公傳云。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非是者。雖經明行修。名亦不顯。故終西漢之世。惟官學大昌。而位愈高者。則徒衆亦愈盛。（治尚書者有許商。其弟子唐林王吉。王莽時爲九卿。）

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又炔欽吳章皆為博士。徒衆尤盛。治齊詩者有滿昌。為詹事。昌授張邯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治韓詩者有栗豐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豐授張就。順授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治公羊春秋者有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治穀梁春秋者有申章昌。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以上並見漢書儒林傳。以為可藉

以相授也。東漢亦甚崇官學。分立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順帝本初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名師教授。動以百千萬計。其見於後漢書儒林傳者。劉昆以施氏易教。弟子恆五百餘人。洼丹以孟氏易教。徒衆數百人。楊政張興並以梁丘易教。政亦數百人。興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歐陽歙世傳伏生尚書。教授數百人。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牟長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長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宋登亦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魏應以魯詩教。徒衆常數百人。著錄者數千人。薛漢世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受業於漢。弟子千餘人。丁恭周澤甄宇樓望程曾並習公羊嚴氏春秋。恭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澤與宇門徒常數百人。宇傳子普。普傳子承。講授亦數百人。望教授諸生著錄九千餘人。曾講授。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張玄習顏氏春秋。弟子著錄千餘人。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而儒林傳外。方術傳載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習京氏易韓詩顏

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又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教授徒衆數百人。榮孫焉。焉孫典。傳其家學。弟子傳業者亦各數百人。丁鴻傳。鴻從桓榮受尚書。門下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王良傳。良習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人。承宮傳。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張奐傳。奐學歐陽尚書。以黨罪禁錮。閉門不出。養徒千人。（其他見于荀悅謝承之書及漢碑者。尚多有之）以上諸儒。或出或處。或顯或隱。固各不同。而其所傳授之經。則皆掌之博士立於學官者也。量其流布之廣。視西京蓋有加焉。惟董鈞習慶氏禮。教授門生百餘人。（曹充及其子褒亦習慶氏學。而傳授不同。）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其子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楊倫亦習古文尚書。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潁容善春秋左氏。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謝該亦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人。（並見儒林傳）馬融兼通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見鄭玄傳）此之諸經。（惟慶氏禮為今文。西京嘗立學官。餘皆為古文。）在東京皆未得立。（左氏嘗立旋廢）殆可謂之私學。而傳授亦頗衰。特不可與官學較耳。然至季世。則易之施孟梁丘京氏微。而費氏顯。尚書之歐陽大小夏侯微。而古文顯。詩之齊魯韓三家微。而毛詩顯。禮之大小戴慶氏微（此大小戴謂其所傳之儀禮。非大小戴記。）而周官古禮顯。春秋之公羊穀梁微。而左氏顯。凡東西兩京之

官學。盛極于一時者。轉不逮不得立者之能永其傳。其故何哉。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順帝時。學雖增盛。而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衰矣。見儒林傳官學既衰。私學自代之而興。劉師培曰。東漢之後。凡兩漢博士之家法。悉湮沒不傳。其傳者惟在古文。蓋博士之學利祿之學也。上者率之以進身。下者持之以僞。日與後世科舉之學略同。故治其學者。詭期利祿之及身。豈果有發明經義之心哉。通經致用。不過自欺之飾。故其學愈趨而愈陋。若古文之學。興予舉世不爲之日。治其學者。不以顯與易其心。故研精理思。實事求是。此其故一。凡漢代說經之儒。心之所希。不過以得立學官而止。今文之書。既立博士。治其學者。一若所求已獲。遂生自懈之心。故傳者愈多。精者愈鮮。若古文之學。自西漢至東漢。爭立博士。末克篤行。或甫立而旋廢。治其學者。希其得立於學官。而爭競之心以起。故其說愈降而愈精。此其故二。案此言雖似偏於古文。然頗中官學之失。重以鄭玄晚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集古今學之大成。而其所注之經。則皆以古學爲主。自是學者咸宗鄭學。鄭學益昌。宜博士之學一蹶而不復振也。

經學得漢儒而始明。王通云。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鄭樵云。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此等皆妄言欺人耳。漢儒說經之書。具見兩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綜其立名。各有不同。其在西漢。則有曰傳者。孔穎達曰。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陸德明曰。傳卽註也。以傳述爲義。傳說漢以前稱傳。賈公彥曰。傳者。取傳述之意。長孫無忌曰。聖人制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成伯璵曰。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爲傳。劉知幾曰。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如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詩有齊后氏傳孫氏傳。禮有周官傳是也。有曰故者。顏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又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如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

故是也。一稱解故。又或稱故訓傳。如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毛詩故訓傳是也。有曰微者。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旨。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是也。案鐸氏虞氏皆戰國人。非漢儒。有曰說者。章懷太子曰。說猶今之疏也。如丁寬作易說。詩有魯說。韓說。禮有中庸說。論語有齊說。魯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是也。一或稱說義。如書有歐陽說義是也。有曰記者。如書有劉向許商五行傳記。樂有王禹記。春秋有公羊雜記公羊顏氏記是也。有曰章句者。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是也。至於東漢。立名益繁。傳故說記章句而外。有曰注者。孔穎達曰。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又曰。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釋者。皇侃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其義非也。賈公彥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取著明經義者也。又曰。注者於經之下。自注己意。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劉知幾曰。傳者轉也。轉授于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張楷作尚書注。鄭玄作周易尚書儀禮周官禮記注是也。有曰通者。如易有注君通。杜撫作韓詩題約義通是也。有曰箋者。如鄭玄毛詩箋是也。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孔穎達曰。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後漢書注曰。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案博物志謂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郡人。故以爲敬。四庫提要云。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于漢末。乃修敬于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有曰學者。如何休公羊解詁又稱何休學是也。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于師。乃宣此義。不出于己也。徐彥曰。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即注述之意。有曰釋者。如謝該左

氏釋是也。（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謝該，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有曰刪者。如鄭衆作春秋刪。孔奇作春秋左氏刪是也。（孔奮傳注：刪定其義也。連叢子：奇字子異，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有曰略者。如景鸞禮略是也。（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有曰問者。如荀爽作公羊問是也。有曰難者。如曹充作慶氏禮章句辨難。張奐著尚書記難是也。有曰解者。如伏黯作齊詩解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是也。有曰條例者。如鄭興賈徽穎容竝作左氏條例是也。有曰訓旨者。如衞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也。有曰異同者。如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是也。其他若趙曄詩細。何休公羊墨守（後漢書注：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名頗殊說。而景鸞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尤爲僅見。要之立名雖繁。而通行之體。則不外乎傳注章句三者。別有譜學圖學。（如鄭玄詩譜三禮圖之類。）綱舉目張。力鮮思寡。蓋亦與經說相發明者也。

漢儒治經。固各有其師法家法。而釋經之體。則大約可分爲數類。其一以經解經。如費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見儒林傳）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見楚元王傳）此以本經解本經者也。又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鄭玄箋詩。廣引禮經。此以他經解本經

者也。其一以字解經，如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見儒林傳）考論其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見尚書孔序）劉陶明尚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見劉陶傳）皆是此例。而段玉裁謂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故爲救正之詞。案此於以字解經言之尤析。觀夫賈逵定弟圛之異字。（詩齊子豈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公羊隱五年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則其大較可知也。其一以師說解經。如毛公詩傳。則有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公羊穀梁二傳。則有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之說。（公穀二傳。初皆口授。至漢始著竹帛。故二傳亦可謂漢儒之學。）而鄭玄注周官。亦多引杜子春說鄭司農說。是其證也。其一以事義解經。如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又推易意而爲之傳。今易傳詩內傳雖無可攷。韓詩外傳尚存。大抵先立一事。而引詩語爲案斷。蓋發揮經旨。成一家言。雖依經以立論。固離經而爲書者也。又如趙曄作詩細。蔡邕讀之而歎息。以爲長于論衡。今詩細

難無可攷。然豈以論衡擬之。則亦必博洽可資談助。或與韓詩外傳之體同矣。雖然。釋經之體。雖兩漢多同。而或繁或簡。則得失互見。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范曄後漢書亦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蓋經說過繁。經義或反因之而晦。觀申公詩訓。疑者弗傳。后倉說禮。止數萬言。丁將軍易說。亦僅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魯丕所謂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漢初諸儒。尚足以當之。惟小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卒自顓門名經。（見漢書夏侯勝傳。）而信都秦恭延君。受小夏侯說文於張山拊。復增師法至百萬言。（見漢書儒林傳。）桓譚新論亦言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延與近形相似。實即一人。孟堅之言。殆為秦恭而發。夫說經而以應敵為務。小夏侯之見已差。恭又從

而增之，漸去道愈遠矣。王充論衡稱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則知西漢末年，各經經說，蓋無不繁者。故光武即位之後，亦有減省五經章句之議。（後漢書章帝紀引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又儒林傳，光武召見鍾興，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東漢則袁京習京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四十萬言。朱普歐陽尚書章句四十萬言。桓榮以普章句浮辭繁長，減爲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牟氏尚書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後漢書張奐傳注謂此郎李賢案前書儒林傳屬堪牟夏侯勝，經學最高，嘗爲博士，不言有章句，張此牟氏章句爲牟長作，提出爲博士，舊書著尚書章句者也。）張奐亦以其浮辭繁多，減爲九萬言。然奐自著尚書記難亦三十餘萬言。伏恭治齊詩，以父黯章句繁多，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是雖未至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而一刪再刪，猶有此數。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揚雄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桓譚傳，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班固傳，固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王充傳，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此數君皆漢之通儒也。）夫以鄭玄大儒，徧注羣經，凡百餘萬言。通人猶譏其繁，則一經以過繁蒙譏，固其宜矣。徐幹中論有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

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夫論學讚)嗟乎．漢代爲經學昌明之代．漢儒多通經致用之儒．徒以經說之繁．遂使孟堅戒之於前．偉長申之於後．然則後之拾漢儒之緒餘．支離漫衍．矜奇炫博．而以漢學爲名高者．可不知所反乎．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兩漢經學之盛。初本皆在官學。官學掌之博士。博士傳之太學諸生。及桓靈之間。黨議禍起。太學首離其難。所誅黨人。十九皆太學生也。官學之徒。一時幾盡。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或隱居鄉里。閉門授徒。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於是學乃不在朝而在野。教乃不在官而在師。先是鄭玄亦坐黨錮。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見後漢紀）訖黨禁解而玄已年近六十。最爲大師。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贏糧景從。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見拾遺記）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張融（爲魏博士）曰。玄注淵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見唐元行沖釋疑所引）范曄亦曰。鄭玄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見玄本傳）故漢魏之交。鄭學之勢。幾奔走天下。（皮錫瑞云。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衆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邱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劉師培曰。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

文經不讚今然尊崇韓鄭不著功令又注書造密學之書況漢蓋之訓既行鄭氏一家之學。仕吳則有程秉，逮事鄭君。秉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見吳志

入蜀引侍昭烈帝。蕃自言周旋鄭康成閒，而姜維武夫亦好鄭氏學。見蜀志雖吳有虞翻奏鄭玄解尚書

違失四事，又謂玄易注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見吳志虞翻傳注然其說不行於中州。顏氏家訓稱王粲集中有難鄭玄尚書事，然其事不詳。今集亦不載。今僅見唐元行沖釋疑，謂王粲嘗求玄所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于其集。而據隋書經籍志，有王粲尚書釋問，唐藝

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田瓊者，固康成弟子，魏時嘗為博士者也。見鄭志蓋鄭學之所以特盛，實由

門人衆多，足以應敵。其後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

餘篇，專與鄭氏立異。復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而鄭學之徒，孫炎王基馬昭等，則駁王申鄭。魏志王肅傳及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王基傳云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經典釋文敘錄敘詩云鄭玄作毛詩箋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駁王肅申鄭義元行沖釋疑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他如蔣濟亦嘗難

鄭玄注祭法，義旨雖有可求，而語似俳諧，未爲典據。見魏志蔣濟傳注鄭學初不因是少衰。乃至魏晉朝賢，辨

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者。見孝經序疏追論說經矣。惟王肅以託姻司馬氏之故，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

所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肅著周易注尙書解尙書駮議毛詩注毛詩義駮毛詩問難毛詩奏事周官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禮記注明堂議春秋左氏傳注春秋外傳章句孝經解論語注論語釋駮等書。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魏時皆列於學官。又劉子玄曰。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并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是其時肅之孝經亦必得立。故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甘露元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雖執鄭說。而博士之對。則以肅義爲長。魏志帝命講尙書。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又蜀有李譔。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見蜀志是亦足爲王學張目。故於此際。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然康成既雅有重名。子雍以後進而思攘抉。恐不相勝。乃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以爲其聖證論之根據。斯則欲蓋彌彰。宜貽譏於後世耳。

當鄭王兩派相攻之際。而魚豢魏略所推爲當代儒宗者。則爲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此七君者。邯鄲淳蘇林樂詳黃初中皆爲博士。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林亦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詳嘗從謝該問左氏疑難諸要撰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于時太

學初立。置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孰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以是獨擅名於遠近。門徒數千人。董遇賈洪並特精左氏傳。遇更爲作朱墨別異。於治經開一新法。又撰周易章句。魏籍所習較博。魚豢從問左氏傳。遇答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豢因從問詩。禮說韓齊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惟薛夏其學不詳。比而觀之。邯鄲蘇氏。皆爲古文之學。諸通左氏傳者。亦古學也。魏氏則古今學彙通之要皆自足名家。無與于鄭學也。七君而外。周生烈學精不仕。著有春秋左氏傳注論語義例。杜寬于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其就者有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見魏志裴注 麋信著春秋穀梁傳注左氏傳說要及理何氏漢議。其穀梁注晉泰元立穀梁博士用之。至齊猶然。見南齊書陸澄傳 今穀梁疏于范注之略者。每引麋注補之。則三君固亦當時名儒矣。至王弼何晏出。祖尙玄虛。以老莊之說釋經。則又別爲一派。晏撰周易私記周易講說。見冊府元龜 裴徽謂其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豪。自言不解易九事。而管輅見晏。則謂晏說易生義美而多僞。今其書已佚。王應麟曰。晏以老莊讀易。係小子覆粲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 弼作周易注。雖所據者爲費氏易。與鄭君同。而舍象數以言理。說解迥異。世傳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呼叱之。此則不經之談。不足信也。 孫盛謂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雖有

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是在當時亦有違言。然其書則大顯。餘如鍾會劉邠嵇康阮籍之流。莫不喜談易。各有著作。鍾會著周易盡神論・周易無互體論・劉邠著易注・嵇康著周易言不盡意論・阮籍著通易論・皆屬老莊之風者也。何晏又與鄭冲孫邕曹羲荀顗等撰論語集解。雜采衆說。并下己意。正始中上之。亦盛行于世。自王易何論行。鄭學二書轉爲所掩。是則王何雖不似王肅之明攻鄭君。而實際爲鄭敵。蓋訓詁之難精。不如義理之易了。承學之士。避難趨易。勢有固然。然而漢儒家法。自王何乃大破矣。其時吳蜀學者。則猶有守家法者。吳如虞翻以納甲卦氣之說解易。上書自言高祖父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成續述其業。祖父鳳爲之最密。考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至翻五世。世傳其業。嘗以所著易注示孔融。融答書以探賾窮通許之。見吳志　近儒或謂其升降卦變本諸荀慈明者。惠棟說　荀書固亦爲翻所取。然其家學夙承。蓋有緒也。翻又爲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陸績易注。則爲京氏之學。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故績所述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績與虞翻友善。或嘗有相咨討者已。姚信易注。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亦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則亦治孟氏之易者也。陸姚二書皆佚・并見經典釋文・又士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稱燮於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張昭

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張紘少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嚴畯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著孝經傳。徵崇治易春秋左氏傳。射慈撰喪服圖及變除。唐固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韋昭注孝經國語。（並見吳志韋注及隋書經籍志）此雖不必專以經學名。而所治者多有師承可致。蜀則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與胡潛并爲博士。潛亦通喪紀五服之數。孟光好公羊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尹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譙周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並見蜀志）史稱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殊不盡然也。綜觀吳蜀經學。雖不能與中土比隆。而兩漢古今學師說。則間存一二。惜諸家著作。後世多佚。莫由窺其梗概矣。

晉承魏緒。武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見荀崧上疏）然尤重王肅。故晉初郊廟之禮。皆用王肅說。不用鄭義。而孔晁之於書禮。孫毓之於詩。復黨

于王。陳統難孫申鄭。（隋書經籍志云，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又通典載爲昭論周禮，仲脩令會，宋女持鄭玄義難王肅，孔晁則申王說以答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莫能揖也。王弼易注，亦爲時所重。顧夷等亦有難輔嗣易義。（見隋志）其說不傳。是二王者，立說雖殊，而一則以椒房之戚，勢之所趨，一則以名理之談，俗之所尚。故並盛于時。其後肅學漸衰，而弼學猶如故。終晉之世，言易者無不援老莊以爲說。張璠集解所錄凡二十二家。（鍾會爲易無互體論，向秀爲易義，庾運爲易義，一云易注，應貞爲明易論，荀煇字易義，七志云注易十卷。張輝王宏阮咸阮渾並爲易義，楊乂爲易卦序論，王濟衞瓘爲易義，欒肇爲易論。鄒湛爲易統略，杜育楊瓚張軌並爲易義，宣舒爲通知來藏往論，邢融裴藻許適楊藻並爲易義。）或爲易義，或爲易論。大抵與王何沆瀣一氣。惟劉兆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見晉書）干寶易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見中興書目）此則似別爲家，要亦與漢學絕異。至若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而所據前人之說，則皆沒其名，攘爲己有。范寗爲穀梁傳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多存舊說，不主一家，且序於三傳並詆其失。今二書皆存，誠爲博洽通貫之作。然固不可以漢儒家法律之也。王接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

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見晉書 斯則明攻漢學。其謂左氏不主說經。尤異說也。又若劉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劉寔兼精三傳。正公羊以爲衞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氾毓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並見晉書 王長文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見華陽國志 此皆兼治三傳之學者。乃或調之。或正之。或通釋之。亦自我爲法。不同前人矣。即郭璞之注爾雅。自謂綴集異聞。會萃舊說。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則亦以雜比成書。是故魏晉經學。王何既以名理易詁訓。杜范復以博采破顓門。持較兩漢。得失誠未易評。然其自成爲魏晉之學。則可斷言。蓋亦經學之一大變也。雖然。入晉以來。篤守漢學者。亦非絕無人也。如文立治毛詩三禮。常勗治毛詩尚書。何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王化治三禮公羊。陳壽治毛詩三傳。李宓治春秋左氏。任熙治毛詩京易。壽良治春秋三傳。李毅通詩禮訓詁。常寬治三禮春秋。並見華陽國志後賢志 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

郭琦注穀梁京氏易范隆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陳邵撰周禮評崔游撰喪服圖孟陋長于三禮注論語孔坦通左氏傳（並見晉書）是其書雖不傳學雖不顯而史志所載不聞創新立異足證猶是漢學之遺也自經永嘉之亂易之梁邱施氏高氏亡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經典釋文敍錄謂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案王弼所注亦費氏易也）尙書之歐陽大小夏侯亡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禮則慶戴諸家幷多散亡又無師說（並見隋志及經典釋文敍錄）於是兩京博士之學殆無嗣響遠江左中興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皆三分置二舊員十九人省爲九人計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興四年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詔以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值王敦之亂不果立（宋書百官志曰魏及晉西朝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助教分掌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案此於魏晉官學言之頗詳）觀此則其時官學輔嗣元凱已與康成子愼並峙（南齊書陸澄傳稱泰元立王肅易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穀梁泰元用糜信注案泰元晉孝武帝時也較中興之初略增）且服鄭雖漢學亦非博士之緒後儒謂今文師法由是遂絕者此也其中古文尙書孔

氏。隋志謂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經典釋文敍錄亦同。梁武帝所置博士。已有孔氏。而王肅所注今文尚書。其解大與古文相類。故或疑其書出王肅僞造。（見丁晏尚書餘論。惠棟江聲亦有此疑）然孔穎達書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據此。則古文尚書本出于鄭冲。梅賾之獻本傳自臧彥始。隋志釋文所言。皆不若正義之有淵委。（今晉書無此文。正義所引或王隱臧榮緒等所纂之書。）鄭冲與王肅同時。恐未必出于肅也。惟安國本絕已久，其書之爲依託。要無可疑。

自宋迄今。眞僞之爭。治同聚訟。是又魏晉經學可議之一端也。

自典午南渡。河北淪于五胡。然衣冠世族之留仕北庭者。大有人在。故雖日尋干戈。而猶不廢庠序。考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廿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此漢之制也，石勒在襄國立太學。簡明經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又以裴憲傅暢杜嘏領經學祭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立秀孝試經之制。既稱帝。命郡國立

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龍又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此趙之制也．慕容廆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命世子皝率國冑束脩受業．皝尙經學．及卽位．立東庠于舊宮．學徒甚盛．至千餘人．復親臨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此燕之制也．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幷遣受業．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禁老莊圖讖之學．此秦之制也．又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世學周官．傳業相繼．逞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壼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麤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姚萇立太學．下書令留台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姚興時．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涼州胡辨．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此後秦之制也．乃至馮

跋據燕，規模已隘，亦嘗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教之。禿髮傉檀據涼，祚爲尤促，亦用史暠之言，以田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慕容德襲有三齊，亦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凡此諸國，其博士之所掌，學官之所立，史雖不詳。然如石趙之寫石經，苻秦之禁老莊，則知徵尙所契，猶在漢學，玄虛之習，無自而染，僞託之書，不得而亂也。其後南學北學各異其趣，蓋已肇端於此時矣。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五胡亂華而後。南北已成分立之局。南則宋齊梁陳。遞爲禪代。上承東晉之緒。北則十六國互相兼幷。拓拔氏奄而有之。遂開北魏之基。史家旣有南朝北朝之目。經學因亦有南學北學之分。然江左疆理殊隘。規模不宏。人尚清談。家藏釋典。故宋書南齊書儒林無傳。梁陳二書有之。其源流授受。亦莫若魏書北齊書詳也。焦循曰。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李延壽采摭諸書。爲南北史。觀其所敍。梗概可知。南史儒林傳序云。自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宋書百官志云。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南齊書禮志云。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詔立學。永泰元年。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又南齊書百官志云。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案宋齊二代學制之可攷者如此。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

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梁書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宜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梁書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游。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敎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案此卽南朝學制之大略也。蓋南朝諸帝。大都短祚。惟梁武享國最永。而又雅好儒術。大同中嘗立士林館。朱异賀琛孔子袪等。遞相講述。所爲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等凡二百餘卷。倡之自上。下必赴焉。四方承流。遂成風氣。故史於梁學敍之獨詳。然武帝晚耽禪悅。信道不篤。自三度捨身。於是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

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衆。周孔之言日疎。尋遭亂亡。聖業用替。兩學之所以卒未大昌者。斯蓋其一因也。北史儒林傳序云。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尙。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學生有差。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稽古。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學校。所存無幾。齊則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然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

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北齊書文宣天保元年，詔郡國修立黌序，國子學生依舊銓補。孝昭皇建元年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周文受命，雅重經典，虞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于南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案此即北朝學制之大略也。其間如魏孝文周武帝，崇獎尤至，視南朝蓋有過焉。道散在夷，自昔所歎，史序譬之，不徒然矣。

南北朝經學，據北史儒林傳言，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此蓋就其大較言之也。後儒因謂兩漢經學行於北朝，魏晉經學行於南朝，然一加尋索，則有不盡然者。詩禮既同，姑不具論，易則宋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始黜鄭置王，至齊陸澄與王儉書，謂衆經皆儒，惟易獨玄，指王弼注也。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并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儉答書亦謂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

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於是王鄭皆置博士。下及梁陳。鄭王二注。猶并列于國學。是南朝於易非專崇輔嗣也。書則梅賾所得孔傳。原闕舜典一篇。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然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故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見經典釋文敍錄及隋書經籍志) 是南朝於書非專崇安國也。左傳則陸澄書謂東晉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親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王儉答書云。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賾陸王書意。知自泰元以至宋齊。必皆專立服氏。(東晉元帝時則服杜并立) 及齊用陸澄言。始立杜氏。然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猶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見王元規傳) 故隋書經籍志亦稱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是南朝於左傳非專崇元凱也。陸澄書又云。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顏謂顏延之) 麋猶如故。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王儉答云。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觀此。則又知南朝實三傳并立。亦不止左傳矣。且公羊立何。穀梁立麋范。明有其義。特通其義者少。

故二傳浸微耳。北朝諸經。信皆漢學。然易則王肅易亦間行焉。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又多講王輔嗣所注。左傳則杜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此竝見北史儒林傳。他若闞駰則注王朗易傳。劉芳則所撰諸經音義中。有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范甯所注穀梁音。見北魏書。是知魏晉之學。北朝亦未嘗絕也。或又謂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孝經河北諸儒能言之。考之隋志。孝經梁代孔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國學。陸澄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王儉答曰。傳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幷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是則孝經宋齊以來已立國學矣。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論語梁陳之時。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據此。則二經南朝不惟立學。即所尚亦與北朝相同矣。要之南方水土和柔。兼被清談之風。其學多華。北方山川深厚。篤守重遲之俗。其學多樸。華故侈生新意。樸故牽由舊章。以是爲分。庶幾得其大齊。必謂南爲魏晉之學。北爲漢學。見失之固。而如唐人所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又失之偏矣。

南朝之學。世咸目爲大暢玄風。考自宋立總明觀。始有玄學之名。宋書何尚之傳。尚之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

江何偃、黃河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并慕道來游，謂之南學。宋以玄學爲南學，始見于此。然與儒學分立，固無涉於經術也。諸經中惟易經與老莊在梁世總謂三玄。（見顏之推家訓）故諸治易者，如雷次宗祖沖之沈驎士顧歡伏曼容周弘正朱异賀瑒孔子祛何胤褚仲都張譏全緩等，咸以王弼注爲宗，亦莫不兼善老莊。（惟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關康之復申王難。）而太史叔明則以尤精三玄稱。餘經並去玄甚遠，未嘗以玄學之義亂之，亦不得蒙以玄名也。經學之最可稱者，要推三禮。故南史儒林傳，何佟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峻皇侃沈洙戚袞鄭灼之徒，或曰少好三禮，或曰尤明三禮，或曰尤精三禮，或曰尤長三禮，或曰通三禮，或曰善三禮，或曰受三禮。而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亦俱以禮學自命。三禮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於周官，見舉於陸倕。（陸倕與徐勉書薦峻曰，周官一書，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助教沈峻，特精此書，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勉從之。）賀德基之於禮記，見美于時論。儀禮則專家尤衆。鮑泉于儀禮號最明。分類撰著者，有明山賓吉禮儀注，禮儀注，孝經喪禮服儀，司馬褧嘉禮儀注，嚴植之凶禮儀注，賀瑒賓禮儀注。而沈不害則總萃五禮儀。蓋南朝禮學，晉宋之間已多善者。先是禮論有八百卷，何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即隱逸之士如雷次宗周續之，雖從慧遠游，而次宗三禮之學，與鄭君齊名，時有雷鄭之目。續之禮記，亦稱該通。齊世宏獎

儒學之權。在朝操諸王儉。在野共推劉瓛。南齊書曰。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儉亦長於禮經。瓛則所著文集皆是禮義。梁陳繼之。斯緒益宏。此則魏晉視之。猶當遜其詳洽。更非北朝之所能望矣。惟南朝典禮。亦間采用王肅之說。未必一遵鄭義耳。魏書李業興傳。業興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圜丘耶。業興曰。委粟是圜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案此即江左典禮采王肅說之證。禮學而外。治毛詩者。有周續之伏曼容關康之嚴植之崔靈恩何胤張譏龔孟舒。而顧越說毛氏詩。傍通異義。許懋撰風雅比興義類。乃詩學之自出新裁者也。治左傳者。有嚴植之沈洙虞僧誕。僧誕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崔靈恩。王元規。梁代諸儒。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陸慶。而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乃左氏學之自出新裁者也。其通公羊傳者。則有周續之。兼通三傳者。則有崔靈恩沈文阿。而劉之遴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亦可自成一體。獨尚書一經。時雖孔鄭並行。而治之者如姜道盛孔子袪等。則所注皆古文孔傳。費甝復爲古文作疏。甝爲梁國子助教。見經典釋文敘錄。是乃僞書。固當不如北朝專崇鄭學之爲得正耳。若夫諸儒師承。雖南史所敍較北史爲簡略。然試繹之。則授受之迹。亦昭然可考。伏曼容之學。傳其子暅孫挺。賀德基之學。受於其父淹祖文發。賀瑒之學。受於其祖道力。而傳

於其子革與從子㮣．並累世不替．見重於時．許懋之學．傳其子亨．司馬筠之學．傳其子壽．沈峻之學．傳其子文阿．孔僉之學．傳其兄子元素．此皆家學也．沈峻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傳峻業者．又有劉嵒沈宏沈熊張及孔子雲．沈文阿旣習父業．其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之學．亦頗傳之．范縝司馬筠師事劉瓛．戚袞張崖師事劉文紹．鄭灼師事皇侃．侃又師事賀瑒．全緩師事褚仲都．張譏師事周弘正．王元規師事沈文阿．此皆師學也．其不言學之所出者．如沈洙史稱其父山卿爲梁國子博士．則洙之學亦必有承于家矣．卞華史稱其與明山賓賀瑒同業友善．則華之學亦必有受于師矣．惟何佟之史稱其師心獨學．孔子袪史稱其勤苦自勵．而亦並爲碩儒．是或無師自通者．然要爲僅見也．後之論者．因南朝經學不純守漢師家法．遂幷其學之優者而亦忽之．淵源之可溯者而亦略之．且謂南人偏重南學．爲大惑爲寡識．無乃失之過甚歟．

北朝傳經之儒．北史所載．多於南朝．然其間號爲大儒．能立宗開派者．當推徐遵明．遵明初師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辭聰．師事張吾貴．伏膺數月．以吾貴義無檢格．（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覽讀一週．便卽別構戶牖．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又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乃詣平原唐遷．居於

竊念詩、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乃往讀之。復經數載。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蓋遵明師則擇良而事。書則擇善本而讀。而卒要之于自得。故能博綜兼覽。不爲一派一家所囿。雖手撰之書。止春秋一種。（清儒王鳴盛謂公羊疏亦遵明所作。非徐彥也。然本傳不言其傳何氏公羊。弟子亦無傳公羊者。未可遽定。）而諸經之傳。多自遵明開之。易則以傳盧景裕。（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所注易大行于世。）崔瑾。景裕傳權會。（會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注易一部行于世。）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尚書則以傳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則以傳李鉉（鉉又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劉子猛受禮記。房虯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祖儁、田元鳳、馮偉（偉少從李鉉游。多所通解。尤明禮傳。）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季詳（季詳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恆爲李鉉都講。）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少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于李鉉。遂博通五經。）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以上易書禮三經。并以鄭注爲主。春秋則服氏所注。遵明以傳張買奴、馬敬德（敬德初從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邢峙、張思伯（思伯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左氏傳刊例。）張奉禮、張彫（北齊書作張雕。北史作張雕武。少從王元則。彫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劉晝（晝從李鉉受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鮑長暄（長暄兼通禮傳。）王元則。故得服氏之精微。案

徐氏傳經。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如此。而樂遜亦從遵明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可觀。）其不言所受何經而出于其門者。尙有呂思禮。（思禮長于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楊元懿宗惠振李業興。（業興博涉百家。尤長算歷。）時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嘗以左傳大義相難。靈馥不能對。自此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徐門學徒大盛。實業興之爲也。次于遵明者有劉獻之。海內諸生。經有疑滯。亦咸就之取決。獻之曾受業於程玄。善春秋毛詩。亦通三禮。其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其毛詩之學。則傳諸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軌思少事劉敬和。）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而董徵亦從獻之遍受諸經。（徵少師監伯陽受論語毛詩周易。就高望崇受周官。）是故五經遵明傳其四。獻之傳其一。雖公羊穀梁。儒者多不厝懷。而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懿茲兩儒。允式一代。遵明雖蒙鮮于靈馥先博士之誚。而承學者益增其景行。張吾貴雖與獻之齊名。而有識者能辨其優劣。師道所在。莫能易也。惟史稱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則知其於漢學亦不能豪無出入。恪守不移。或當稍遜遵明耳。（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是亦好僻之過。）至若劉徐二派而外。以經學著者。如高允之治左氏公羊毛詩。（著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

事凡百餘篇。蔣顯之治周易毛詩三禮。（撰易集解及冠婚儀）李彪之述春秋三傳。梁祚之善公羊春秋鄭氏易。邢虬之爲三禮鄭氏學。劉蘭之習春秋詩禮。樊深之治孝經喪服。沈重之明詩禮左氏春秋。衛觊陳達潘叔虔之通解服氏左傳。劉昺之注周易。盧辨之注大戴禮。李公緒之撰喪服章句。刁沖之學通諸經。偏修鄭說。大抵皆不能踰漢學之矩。又如辛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其書未就）李諡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則治春秋之別派也。索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則治禮服之別派也。而劉芳特精經義。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疑者皆往詢訪。時人遂號爲劉石經矣。雖然。北朝經學之偏尚漢學固已。然在魏初。崔浩當政。嘗奉勅遍解諸經。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素諂事浩。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見高允傳）而陳奇亦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崔浩同。頗傳于世。爲搢紳所稱。（見陳奇傳）是知鄭學之在河北。初亦甚見排斥。幸崔氏旋敗。奇所注書又爲游雅所燒。否則崔學既興。鄭學息矣。服氏左傳本北朝諸儒所通習。然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

三事，而賈思同則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姚文安、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文安又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雖劉休和又持冀隆說，李崇祖亦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卒之未能裁正。（見賈思伯及李業興傳）是則服學之在河北，始終未能專行，此亦論北學者所當知也。

南北經學，雖趣尙互殊，而諸儒治經之法，則大抵相同。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爲主，所爲傳注，皆以解經。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爲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即有自爲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濦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爲異者也。至南北朝，則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爲經學，實即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緣義疏之興，初蓋由於講論。兩漢之時，已有講經之例。石渠閣之所平，（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又施讎等論五經于石渠閣，并見漢書。）白虎觀之所議，（章帝建初三年，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旨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見後漢書，即今所傳白虎通義也。）是其事也。魏晉尙清談，把麈樹義，相習成俗，移談玄以談經，而講經之風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座說法，本彼宗風，從而效之，又有升座說經之例，初憑口耳之傳，

纔有竹帛之著。而義疏成矣。南朝講經。如宋明帝集朝臣於清暑殿之講周易。齊高帝幸國學之聽講孝經。文惠太子亦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摘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梁武帝則更自撰五經講疏。朝臣奉表質疑。皆爲解釋。立士林館。命朱异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沈洙爲都講。）帝又親與岑之敬論難孝經。（武帝召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而應對無滯。）與張譏辨議周易。（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張譏與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皇太子宣城王亦于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簡文升座。嘗許張正見決疑。（簡文嘗自升座說經。正見預講筵。請決疑義。）元帝居藩。亦數賀革講禮。此亦髣髴石渠白虎之規焉。其諸儒中。如伏曼容講于瓦官。（曼容宅在瓦官寺。施高座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座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嚴植之講於潮溝。（梁天監中。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沈峻之講周官。（峻特精周官。時開講肆。羣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及爲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戚袞之講朝聘。（袞梁時爲大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嘗宴集玄儒之士。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辭辨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何佟之之講喪服。（佟之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生講喪服精章。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誨誘。）虞僧誕之講左傳。（僧誕以左氏教授。聽者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太史叔明之講三玄。（叔明每講說。聽者五百人。）皇侃之講三禮。（侃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周弘正之傾朝野。（梁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卞華之冠當時。（華梁從教授。博涉有機辨。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斯并史傳所稱講經之上選也。而梁時百濟

國表求講禮博士。詔遣陸詡往。則講經之風，被于四夷矣。北朝諸帝，雖曰非我族類。然頗存情經術。魏周二代欲用夏變夷無論矣。北齊所謂學在鄉邑不在帝都者。然文襄嘗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孝武亦於顯陽殿詔劉欣講孝經。李郁說禮記。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亦差可謂好學。至於大儒如徐遵明。每臨講座。先持經疏。然後敷講。學徒相與尋之。權會則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爲諸儒所推。貴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閒受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張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熊安生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樊深以博物聞。（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張彫武以強辯著。（彫武弟子遍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固亦南朝之亞也。夫南北諸儒。旣同重講經。故諸經義疏。亦于時爲盛。南則伏曼容有論語義。崔靈恩有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公羊穀梁文句義。沈文阿有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孔子袪有尚書義。皇侃有論語禮記義。戚袞有禮記義。張譏有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有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疏。王元規有春秋孝經義記。何胤有毛詩禮記隱義。賀瑒有禮易講疏。朱异有禮易講疏。周弘正有周易論語孝經疏。（並見南史）北則劉芳有毛詩箋音義證禮記周官儀禮義證。劉獻之有三禮大義毛詩序義。徐遵明有春秋義章。李鉉有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

疏。周易義例。沈重有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有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樂遜有春秋序義。（並見北史）今其書雖皆亡佚。然唐人五經正義。蓋不能無本於諸家也。乃僅皇熊二家。其名猶見於禮記正義。餘則可考者少。惜哉。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南北分立。至隋統一。學術政教。于焉混同。雖享國不永。其道未弘。然上拾周陳之墜緒。下啓李唐之始規。當絕續之交。隋實介其中而爲之繫。隋書經籍志云。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書。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此則南北經籍有所萃矣。隋書儒林傳序云。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

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案此則南北學者有所歸矣。夫收集散亡。敎獎儒彥。研覈同異。有所折衷。此南北經學所以亦至隋而皆會於一也。惟楊氏發迹於北。本以北幷南。而經學之合。據經籍志所言。毛詩三禮孝經論語。尚行鄭注。易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書至隋孔鄭幷行。而鄭氏甚微。春秋左氏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易之王氏。書之孔氏。左傳之杜氏。皆南學也。實爲以南倂北。皮錫瑞謂北學所以幷入於南之故。因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案此言固自成理。然在隋之前。北儒之來南者。有崔靈恩盧廣孫詳蔣顯。南儒之北往者有沈重。戚袞亦兩度入北。（初袞隨沈泰鎮南豫州。泰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後雖還南。然先嘗就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亦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以入梁者也。是南北學之溝通。其來已早。且沈重入周。甚爲周武所禮重。諸儒亦共推之。崔靈恩孫詳蔣顯之入梁。雖幷聚徒講說。而孫蔣音革楚夏。學徒不至。盧廣以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故爲僕

射徐勉所賞。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後乃改說杜義。雖[illegible]所著左氏條例。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然既云改說。是固以杜爲名。仍遷就南人也。夫南儒在北。一致見推。北儒來南。不免依違。則南學勢力之潛滋。亦不俟隋而已然矣。其後南朝儒者。如張譏沈德威王元規張沖等。陳亡多入仕於隋。而隋書儒林傳中元善何妥。雖由周入隋。然善少隨父至江南。通涉五經。妥亦少游梁國子學。長事湘東王。則皆習於南學者。文帝時善爲國子祭酒。妥爲國子博士。而褚輝顧彪魯世達。復以南人爲煬帝所徵。輝爲太學博士。彪爲秘書學士。世達爲國子助教。唐書儒學傳云。隋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徐文遠褚徽陸德明魯世達爲學官。擢文遠爲國子博士。餘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達。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案隋唐二書所載略殊。褚徽即褚輝。魯達即魯世達。徐文遠父祖以上並仕齊梁。陸德明仕於陳。皆南方之學者。入隋同爲學官。且所學並見稱于時。則隋代之重南學。于茲益信。可見隋之官學。大抵操諸南人或爲南學者之手。則其經學之折入于南。不亦宜乎。

隋書儒林傳稱。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幷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案六儒中光籠黑奴士榮皆出熊安生之門。類北方之學者。是此時北學猶盛也。然朝廷以諸人鄙野無儀範。不之貴。士榮尋病死。仲讓坐誅。孔籠黑奴祖仁亦被譴去。惟馬光獨存。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則已有輕北

方學者之意。故平陳已後。南學遂得以乘之。不兼通南北學。幾不能勝博士之任。房暉遠傳云。上嘗令國子生通一經者。幷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蓋暉遠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本以北之學者而兼通南學。牛弘所稱爲五經庫者也。別有張文詡。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幷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宗仰。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見隱逸傳是又一兼通南北學者。故能唯其所擇也。其時大儒。則共推劉焯劉炫。時人稱曰二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而史贊二劉。亦曰拔萃出類。學通南北。致二劉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當問禮於熊安生。此皆淵源於北學。惟尚書北朝下里諸生。初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二劉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此則南學也。炫復自狀其學。於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幷堪講授。隋書經籍志云。學經梁代孔安

闕及鄭氏二家并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譁。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案此事炫本傳不載。然敍書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則宜皆人之疑也。焯亦於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是知二劉不獨書主孔氏爲南學。其王杜二家。卽子雍元凱。亦南學也。夫暉遠文詡。雖多所通涉。而著作無聞。餘若何妥撰周易講疏孝經義疏。褚暉撰禮疏。顧彪撰古文尚書疏。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張沖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此有著作矣。而但專精一二。獨二劉則諸經皆有義疏。焯著五經述議。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春秋攻昧五經正名注詩序。并行於世。搢紳咸師宗之。宜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出其右。而以集南北學之大成歸之于二劉也。

唐有天下。儒教聿興。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多所釐正。及功畢。復詔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鋒起。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七年。頒其書於天下。命學者習焉。是爲新定五經。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書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

予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長孫無忌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四年書始布下。是爲五經正義。自五經定本出。而後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而後經義無異說。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天下士民。奉爲圭臬。蓋自漢以來。經學統一。未有若斯之專且久也。二書五經定本頒行在前。故正義亦嘗引之。惟師古穎達。竝以隋儒入唐。隋代已重南學。師古之祖之推。初亦南人。晚始歸北。其作家訓。書證篇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本爲優。書證篇曰。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爲失毛生之意。案此即據江南本之證。師古承其家學。故新定五經。亦斷從南本。案宋初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癸酉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勅。經籍訛舛。今後竝以六朝舊本爲正。觀此。又知定本五經之書。南學亦出詔旨。非專由師古意也。穎達正義本奉勅而作。觀貞觀十四年褒章先儒之詔。爲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中惟熊安生純爲北學。餘多南人或北人而兼通南學者。此五經正義所以亦多從南學也。又參加修疏之人。據穎達序。易有馬嘉運趙乾叶。新唐書藝文志所載。除馬趙外。尚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于志寧。書有王德韶李子雲。詩有王德韶齊威。禮記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春秋左傳有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至參加覆審者。則爲趙弘智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賈普曜周玄達趙君贊等。

而嘉運乾叶德韶長才亦與焉。穎達但總其成耳。徒以位高望重。故孔得專其名。然頒布時復經增損。蓋亦非孔氏之舊矣。

五經正義依據之本。孔穎達序分述甚明。其于易曰。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其注。今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其於尚書曰。古文安國注之。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於詩曰。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炫焯并聰穎特達。于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故據以爲本。其於禮記曰。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今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其於春秋左傳曰。杜元凱爲左氏集解。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今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觀此。可知穎達易宗王

注。惟繫辭爲晉韓康伯注而疏無所主。書宗孔傳。詩宗毛傳鄭箋。而疏並主二劉。晁公武謂尙書正義因梁費甝疏廣之者。蓋以二劉嘗得費疏也。禮記宗鄭注而疏主皇熊。左傳宗杜注。而疏主劉炫。其爲偏重南學。事實顯然。惟考唐書穎達本傳。則固嘗習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今正義于尙書春秋傳宗孔杜。是與其素所習者相違。後人因有以此爲疑者。不知五經正義乃官學。功令所懸。穎達固不得而異同也。又案五經正義。率當傳述而非創造。鄭氏書易。服氏左傳。南北朝時未有爲之作疏者。前無所承。則創始爲難。此亦正義不用鄭服之一因也。其繼五經正義而作者。有賈公彥周禮儀禮義疏。幷宗鄭注。公彥禮學。受之張士衡。士衡禮學受之劉軌思熊安生及劉焯。是亦淵源於北學。董逌謂周禮疏據陳邵周禮異同評及沈重周禮義爲之。但公彥未嘗自言。儀禮疏則自序稱前人章疏有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殆其所據矣。賈序又云。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則儀禮疏實與李氏同撰。又有楊士勛穀梁傳疏。宗范甯注。徐彥公羊傳疏。宗何休注。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提要從董逌說。定爲唐人。皆不聞所本。蓋二傳南北朝時治者亦甚少也。然此四經疏。雖非奉敕而作。而貞觀九年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于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尙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

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據此。則四經在唐實立于學官。其用此四家疏以否。雖無明文。而四疏之體。則亦同正義。蓋賈楊二氏於撰定正義本皆親與其役。或有意效之而冀與之同尊以廣其傳歟。

諸經義疏。朱子語錄謂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春秋左傳又次之。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易書爲下。此論最爲公允。非深於義疏之學者不能道。清儒以漢學植名。頗薄魏晉以來經說。因唐人義疏之多主魏晉也。益從而詆之。如閻若璩閻之言曰。秦漢大儒。專精讎校訓詁聲音。說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范寧之穀梁。論語何晏解。爾雅郭璞注。皆昧于聲音訓詁。疏于校讎者也。疏於校讎。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于聲音訓詁。則不識古人語音文字。而失聖人之眞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尙後儒。不知古學。于是爲義疏。爲釋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戴震戴之言曰。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尙多。作正義者不能廣爲搜羅。得所折衷。於春秋專取杜預。于易專取王弼。於尙書專取孔安國。使士人所習不精。卽三禮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段玉裁段之言曰。魏晉間師法尙在。南北朝時說經義者雖多。而學習要領。至唐人作正義。自以爲六藝所折衷。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江聲江之言曰。唐初雖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荀咸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氏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墜。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退鄭氏而用范氏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孫李之注盡亡。尤可惜者。盧侍中禮記注。足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承斯學者欲正經文。豈不難哉。

江藩之言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沖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傎哉。沈欽韓之言曰。孔沖遠奉勑撰定五經正義。以晉宋之年任訓述之任。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易則屏鄭家。春秋則廢服義。諸氏。莫不皆然。其實唐人義疏之學。雖得失互見。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實采衆說。固不無附會之弊。亦足破門戶之習。今就孔疏論之。易宗王韓。誠多空詮。然于馬鄭荀虞諸家之古義。間亦有所援引。其取以補輔嗣之闕漏者。固可以存漢學。即其祖王而以古說爲非者。亦未嘗不可辨其非而觀其是也。至所引莊氏張氏褚氏之說。雖無當於奧旨。亦足以廣護聞。矧易道廣大。象數義理。各有易之一體。則王氏與先儒。孰爲軒輕。尙未敢知也。書宗孔傳。信爲僞書。然如虞書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則還糾孔傳之失。解祖乙圮于耿。則直以孔傳圮相還耿之說爲必不可通。而引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以相證。變文起例。類此者衆。又如釋欽明文思以馬氏爲得。釋關石和鈞以賈氏爲長。則義又不囿于二劉矣。後人謂書疏名物制度賴之以有考。不其然乎。左傳宗杜。論者謂杜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劉炫規杜。理精辭辨。孔氏復加評駁。不復遵用。此固中其病矣。然細尋之。則疏中考證之言。既多遷賈服。旁採之說。亦時取劉規。

又如桓七年穀伯鄧侯，則兼存衛冀隆秦道靜難杜申杜之詞，不爲分別。桓九年賓以上卿，則幷著衛實鄭箴之義。藉資博證，雖曰杜之功臣，亦可謂杜之諍友也。（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謂左傳正義，唐人所删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今案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沈氏，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引蘇氏，特本于劉氏者多耳。）此三經在孔疏本非其至者，而已若是。及乎詩禮，所宗皆鄭氏，故疏益發舒。詩則訓詁本諸爾雅，而參以犍爲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注，使爾雅古義，賴是以存。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間及焉。制度本諸羣經，而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易注書注，賈服左傳注，他若鄭志駁五經異義諸書，亦咸萃焉。雖有二劉在前，足備採擇，而取舍之間，實具卓識。終唐之世，人無異詞，固其宜也。禮記鄭注已詳實，疏復廣援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一一疏通而證明之，而盧植之禮記解詁，鄭氏之喪服變除，阮諶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亦復觸類引入，故能詞富理博，使說禮之家，鑽研莫盡。（陳澧云，孔沖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又如疏緇衣而疑孝經序非鄭氏作，足爲陸氏經典釋文敍錄言孝經注與鄭注五經不同之證。疏樂記而謂樂記入禮記在劉向前，足見隋書經籍志言馬融增益三篇之誤。斯又因事而陳，堪資旁證者已。若夫曲徇

注文。雜引讖緯。彼此互異。是三端誠孔疏之可議者。然疏不駁注。體則使然。讖緯之傳。其來已古。雖語多怪誕。而律曆之數。典禮之遺。六藝之舊訓。秦火後或賴緯書以傳。（四庫提要曰。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取以釋經。亦非鉅失。至彼此互異。（如祭感生帝之爲緯。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七廟之制。書疏則申孔而難鄭。王制疏又尊鄭而黜孔。此類甚多。）則又以所作非一人。所采非一書。體之大者難審。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及賈疏周禮。成於一手。則牴牾稍少。其發揮鄭學。亦最詳明。（阮元曰。賈疏周禮。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晰。所用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疏。）故朱子稱爲最好。儀禮疏本同出賈氏。然經既殘闕之餘。注又止鄭一家。黃李二疏。復有修短。公彥雖欲擇善而從。終不逮周禮疏之博核也。楊徐公穀二疏。因乏憑藉。難言賅洽。以視孔賈。遂覺去之彌遠。

唐人經說。正義一派而外。其最足以資後學揭注者。前有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有李鼎祚周易集解。陸氏南人。初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其作經典釋文。創始於陳後主至德元年。尙在未入隋之先。故所主易則王氏。（繫辭已下王不注。用韓康伯注。）書則僞孔。（舜典一篇用王肅本。）左傳則杜氏。純爲南學。（許宗彥曰。五經正義之作。元朗於時最爲老師。未必不預其講。故正義用陸學。與釋文合。）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一引。蓋猶未見諸儒之書也。其書本主於作音。然前此爲諸經

音者如李軌徐邈劉芳沈重皆止于音。且止于音經。而陸氏則不惟作音。兼釋經義不惟音經。亦且音注。故體例獨別。而能集諸家之成。自謂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辨。示傳一家之學。洵非誇語。又陸氏夙以易稱。故周易釋文。尤爲精博。雖主于輔嗣。而所采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董遇王肅姚信數十家。餘如詩之韓嬰。書之馬融。亦存其概。獨惜服之春秋。鄭之書易。江左不行。不得賴以流傳。然漢魏古音古注。片義單言。藉此而存者。已如碎金屑玉。嘉惠來學。良非淺鮮。固不得以南學而忽之也。鼎祚之書。集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等凡三十餘家。而以九家易乾鑿度附焉。故名曰集解。隋唐以上易家諸書佚不傳者。於是書可見其一二。鼎祚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宗鄭學者也。又序於衆家之中。獨標虞翻荀爽。故全書所取荀虞之說亦特多。張惠言謂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於釋文敍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可見李書雖專爲易作。而存古之功。實與陸氏并偉。此後之治易欲以古學自別者。所以咸據李書從而推衍其例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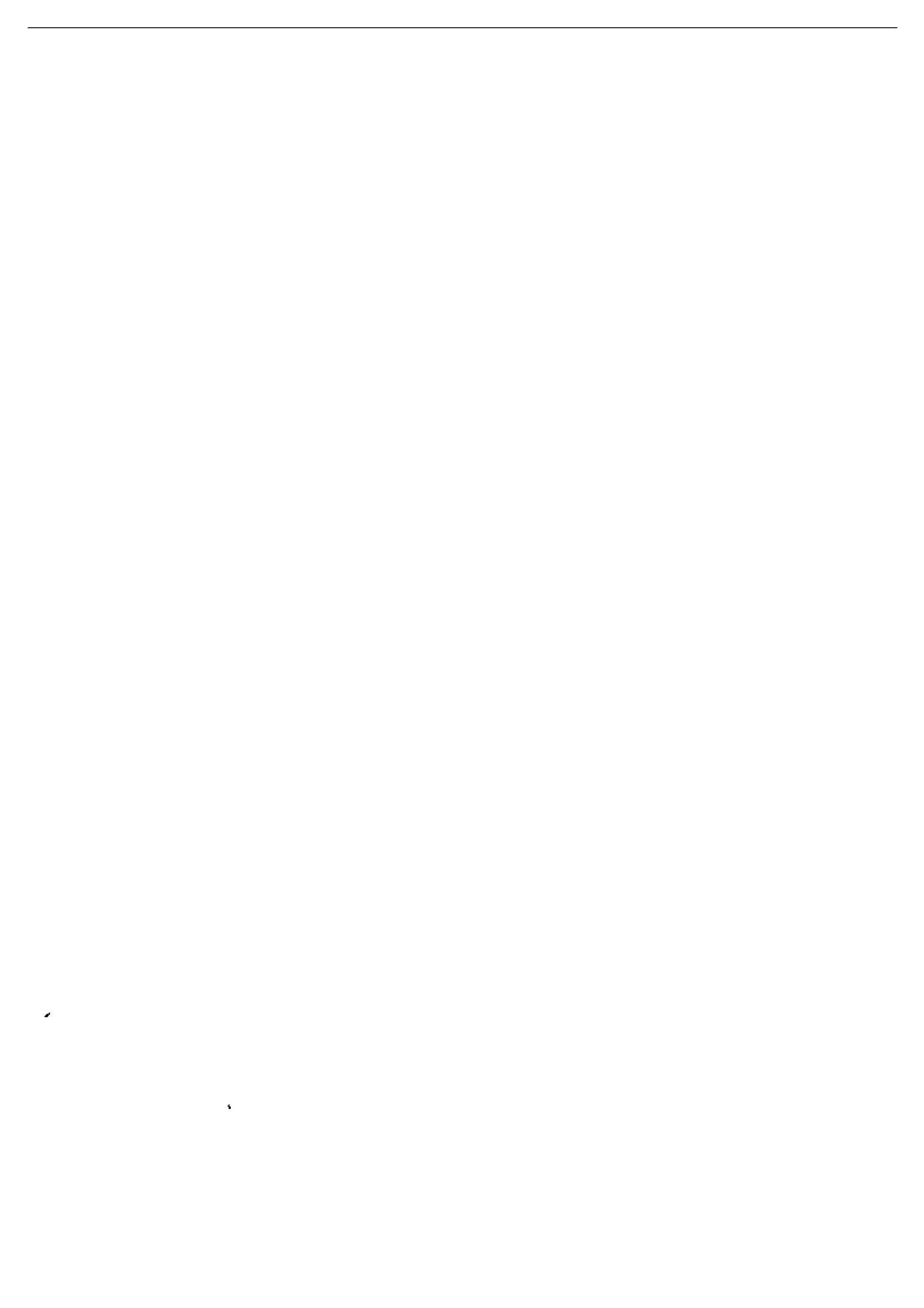
他經學知名之士。如徐文遠明左氏春秋。每說輒僞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撰有左傳音及義疏。許叔牙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所撰毛詩纂義。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先讀此書。蓋文達受學劉焯。尤明三傳。竇抗譽爲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蓋文懿開講毛詩。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故與文達時稱二蓋。（並見新舊唐書儒學傳）此數君者。行輩幷與孔穎達相接。貞觀中皆爲學士博士。而不獲參修正義。又如王恭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輒遍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朱子奢從顧彪受左氏春秋。出使新羅。爲講大誼。傳經學於遠人。李玄植受三禮于賈公彥。兼習春秋左氏傳于王德韶。受毛詩于齊威。撰三禮音義。（並見新舊唐書儒學傳）此三君雖嘗與修正義之役。而恭所參修者爲周易。子奢所參修者爲禮記。玄植所刊定者爲尙書。（見唐書藝文志）咸與其所素習者不同。是知當時正義開館。蓋有遺才。即參與者又未必人用其專長。故上述諸儒。亦不得以正義一派範圍之也。

五經正義頒行而後。學固定於一尊。然至武后長安中。王元感上其所撰尙書糾謬春秋振滯禮記繩愆。則皆與正義立異。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擿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時魏知古徐堅劉知幾張思敬雅好異

開，每爲元感申理其義，知古且稱其書爲五經指南。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見新唐書儒學傳）蓋官學雖尊，而執守一家之言，每不足以厭通人之望。縱肆思難，亦其勢也。其後玄宗刊定禮記月令一篇，命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見唐書藝文志）擅改舊本之次。魏光乘復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唐書云：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廿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帝命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學官。張說奏駁而止。此則經亦幾欲以新者亂之矣。及乎大曆之間，啖助趙匡陸質（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蓋不復守舊說。（見唐書儒學傳）仲袁韋強不聞有著。蔡氏之周易啓源周易外義，唐志未著錄，僅見宋志。（晁公武曰，周易外義有鍾恆德書，德宗德翰四日，皆作問對，凡三十六篇。）今已佚。施氏詩說亦佚。惟韓愈爲志墓，言士匄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唐語林又載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聰[illegible]說毛傳之失及毛鄭不注數事。（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頗近穿鑿。其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

爲異同。（見唐書儒學傳）則知春秋傳亦其詩說之流也。今可見者。惟陸質所作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其說本之啖助趙匡。（質與趙匡同師啖助。助撰春秋集傳總例。質爲纂錄。請匡損益。匡隨而疏之。質又纂會之。號纂例。）以爲左傳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非論語之邱明。公穀口受子夏所傳。密于左氏。但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亦多乖謬。失其綱紀。此等議論。前世范升王接劉兆等雖嘗發其端。而三傳并攻。不如此甚。且諸治春秋者。大抵顓門名家。尊傳過于尊經。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啖趙陸氏。則援經擊傳。自謂契于聖人之旨。故其書一出。好異者驚之。柳宗元至以得執弟子禮於陸氏爲榮。同時盧仝撰春秋摘微。解經亦不用傳。故韓愈贈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成伯璵撰毛詩指說。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以詩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餘爲毛公所續。（伯璵又撰毛詩斷章。崇文總目謂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抄取詩語。彙而出之。）亦春秋毛詩之新派也。嗣是李翺易詮。論八卦之性。陸希聲易傳。削去爻象。高重春秋經傳要略。分諸國各爲書。陳岳春秋折衷論。以三傳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竝以己意說經。（以上書今皆不傳。惟山堂考索載有春秋折衷論計七條。）而大中時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爲法家。左邱明作傳爲史家。杜元凱參貫經傳殊失旨。（案令狐澄大中遺事孫光憲北夢瑣言王讜唐語林並載此議。其略曰。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

飾經賢。蓋太史氏之流也。事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緣事有所未一。其義實啖趙有以啓之。故陸龜蒙亦引啖趙爲證，與商議同。蓋自大曆而後，經學新說日昌。初則離疏，繼則離注，旣則離傳，於是離傳言經，所謂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



第十篇 宋之經學

自唐以九經取士。歷五代迄宋。其制不改。五代雖曰亂離。而鏤板之術。於時始行。據石林燕語引唐柳玭訓序。中和三年。在蜀。見字書雕本。是唐時已有印板。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儒臣馬鎬陳觀段顒路航田敏等詳勘。先成五經。漢乾祐元年。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九經皆成。見五代會要而田敏始終其事。據宋史敏本傳。敏嘗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傳又稱敏雖篤于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網。重言綱字。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是則九經之外。尚有孝經爾雅。且既依石經。當有論語。合之凡十二經。言九經者。以三書向附于經耳。惟此所鏤者。但有經注而無疏。至宋太宗端拱時。始以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命孔維李覺等校定。淳化初。上又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删

去者數字。命覺維詳定。（玉海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時判國子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正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于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望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見宋史。惟史稱李至上書在雍熙中。玉海則校勘五經正義始于端拱。畢於淳化。而至又明言本監先校定諸疏。是上此書必在淳化以後。咸平以前。非雍熙也。）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上命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謬事。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見玉海）李至又嘗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重加讐校。以備刊刻。從之。（見宋史）咸平三年。邢昺復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表上。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悉備矣。（見玉海）蓋二傳二禮。已有賈公彥楊士勛徐彥之疏在前。唐已通行。故但校定。孝經論語爾雅不用舊疏。故重定也。景德二年。真宗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

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見宋史儒林傳）蓋自有鏤板。學者無復筆札之勞。經籍流布。由是益廣。（吳澂曰。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斯實文藝上一大發明。且各經皆詳加校定而後頒行。則舛誤亦自較傳鈔爲少。宋槧之見寶於後世。實在於此。（盧文弨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故單行之經注。唐以後尚多善本。自宋後附疏于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于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啓人考核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錢大昕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合注疏爲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案此言皆甚有見。讀宋槧書者。不可不知。）是故唐以前但有官學。宋以來又有官書。其於扶翼聖道。豈曰小補之哉。

宋初經學。大都遵唐人之舊。九經注疏旣鏤板國學。著爲功令矣。卽重定孝經論語爾雅三疏。亦確守唐人正義之法。三疏皆定於邢昺。其論語以何晏集解爲主。爲之疏者。唐代所傳有皇侃本。邢疏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見晁公武讀書志）雖稍傳以義理。而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亦詳。故論者謂漢學宋學。茲其轉關。孝經以唐玄宗御注爲主。爲之疏者有元行沖。唐代嘗立于學官。故邢疏卽取行沖本約而修之。（見宋會要）惟疏中未嘗標舉。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爾雅以郭璞注爲主。爲

之疏者。俗間有孫奭疏。奭以爲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因與杜鎬等共相討論。別爲疏釋。(見留推疏序)雖注所未及。不復旁搜。亦尚多能引證。惟三書所主。一魏一晉一唐。則猶南學之餘波耳。別有孟子疏。以趙岐注爲主。舊本題宋孫奭撰。然考之宋史。奭與邢昺等校定諸經義疏中無孟子。涑水紀聞載奭定著之書。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無孟子正義。故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託。非出奭手。且語氣敷衍。全不似疏體。則其所主雖漢學。尚不能與邢昺抗行也。(案孫奭別有孟子音義。乃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時所作。其序文前半與今傳孟子正義同。蓋正義僞序。卽緣此序而點竄。并因以託名於奭也。)又孟子自漢書藝文志以下皆入子部。本不與經同科。宋儒尊孟子。遂與孝經論語爾雅並參九經之列。亦以之試士。是又宋代官學增於前代者也。惟是因襲當同。既不出唐人正義之範。則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錢大昕云。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又云。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餘杭章君亦曰。邢昺杜鎬孫奭之流。所習不出五經正義。上不足理羣經。下猶不入穎達公彥之室。學愈埤陋。以滋後生口實。)訖乎慶曆之間。諸儒漸思立異。歐陽修論經學劄子曰。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案五經正義係奉詔作。餘四經非詔撰。)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然其所載旣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

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案此則欲刪諸經之疏矣。而孫復上范仲淹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案此則竝諸經之傳注而亦欲撥棄之。夫疏定于唐人。歐請刪疏。僅爲不慊唐學。傳注乃成于春秋戰國與漢魏晉諸子。孫欲改注。直是自我爲法。前無古人。（方回云。近世以老注易。以六典傳尚書。以三禮箋詩。以司馬注釋周官。以災異讖緯說春秋。以鄭衛淫聲釧崇直。學者之大不幸也。案此亦攻注疏之論也。）雖孫論徒高。歐議不行。然自是風氣一變。學者解經。互出新意。視注疏如土苴。所謂宋學者。蓋已見其端矣。司馬光云。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觀溫公此言。則當時風會所趨。可見其概。陸游亦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蓋議傳注唐季已肇其端。尙不始于宋人。至于昌言議經。則宋儒實始優爲之。故放翁雖非經生。於此亦不能無微詞

也。

昔司馬遷史記特立儒林傳。位置經生。班范諸書。仍其成法。至宋而有所謂道學。撰宋史者。乃又於儒林傳外。立道學傳以尊之。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程朱門人皆甚多。程門惟列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朱門惟列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皆入之道學傳。以謂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後之論者。遂謂宋學即道學。其實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四曰儒以道得民。古者儒與道固不分也。而考宋之道學。初蓋本於圖書。圖書出于陳摶。摶以道士居華山。搜采道書。得九宮諸術。倡先天後天之說。此乃道家之學。與儒學無與。及摶以易龍圖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牧作易數鈎隱圖。於是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傳。而混于儒學矣。（毛奇齡道學辨曰。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曰道士。逮宋陳摶以華山道士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以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河洛太極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程氏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中。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為陳摶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黃黎獻受學劉牧。撫爲略例隱訣。吳祕又受于黎獻作通神。皆釋鈎隱圖者。（王應麟說）故牧之學。盛行於慶曆時。（晁公武曰。劉牧撰鈎隱圖。仁宗時）

（言數者皆宗之。陳振孫曰。牧易學盛行。慶曆時宋咸曰。劉牧撰爲鉤隱圖。盡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業劉者實繁。謂劉可專門。王可廢置。）邵雍稍後于牧。其圖書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修。修亦得之种放。與牧本同淵源。而言易則頗殊。（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與邵異。）然皆象數一派也。惟之才先示雍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見宋史李之才傳）故雍雖以易顯。而皇極經世一書。觀其命名。亦兼有春秋之志。同時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不言所出。（朱子通書跋曰。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知其師傳之所自。）亦隱與陳摶相應。故宋人有謂敦頤之學亦出于摶者。（晁公武曰。朱震言敦頤之學。得之穆修。修亦本于陳摶。與邵雍之學大同。景廷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學傳子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雍之言不同。）然其書言理甚精。所論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徒非劉牧鑿支離破碎之比。即視邵雍。亦醇而約。故宋史以周子冠道學傳之首。二程受業敦頤。亦嘗侍其父與邵雍論議。顧程頤易傳。則專闡義理。不及象數。張載講易。亦與二程不謀而合。自是義理又自爲一派。（程子嘗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故道學中之義理派。程子實倡之。）及朱熹出。私淑二程。得其正傳。但所作易本義。首列河洛九圖。實欲合義理象數爲一。蓋宋之道學同源于希夷。而劉爲異說。邵爲別宗。至周子始漸醇。而與儒學爲近。張子羽翼之。二程擴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數與義理兩派。兩派之於經學、初不外乎周易一經。就周易論。則兩漢諸儒。已言象

數。京孟馬鄭荀虞皆然魏晉諸儒。已主義理。王何皆然實非宋儒之創獲。徒以圖書之傳傳自道士。遂有道學之目。不知識緯卽圖書之濫觴也。既而援道入儒。則又以傳孔孟之道統者爲道學。不知傳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與道爲二。是傳經與傳道有別。然則孔孟之道。詎有不在六經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爲極矣。然程朱既以倡明道學自任。因復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并行。以爲此道統之所在。二程於學庸語孟皆有說。出其門者。如謝良佐有論語說。游酢有中庸義論語孟子新解。楊時有中庸解語論解孟子義。尹焞侍講經筵。奉詔作論語孟子解。大抵發揮師說。一以義理爲歸。朱子則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合稱曰四子書。益萃羣賢之言而折衷之。且于大學分別經傳。于中庸定著章節。遂使二篇離禮記而獨自成學。朱子沒。朝廷以其四書訓說立于學官。於是四書亦爲一經。自有四書。而後道學之門戶正。自朱子四書立于學官。而後道學之壁壘堅。此黃榦所謂道之正統。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也。惟宋史稱程子出入老釋幾十年。稱張子訪諸釋老累年。朱子亦謂程子門人說中庸程于老佛者有之。而後人謂朱子於佛老亦不能無所取。則知宋之道學。象數一派。既託于道士。義理一派。又雜以佛學。雖

依經以立說。亦適成爲宋學而已矣。

道學之傳。以周程張朱五子爲正宗。五子之學。大都以周易學庸語孟爲體用。然如程頤張載朱熹。則皆兼治諸經。張子自作雖止橫渠易說。而門人所集。尙有詩禮記春秋說。程子則於易傳外別有春秋傳。劉絢羅從彥傳之。絢作春秋解。明正簡切。多出于頤書。（見陳振孫說及中興國史志）從彥于頤傳中掇其至當者。作春秋指歸以授李侗。他若伊川書說詩說。亦門人所記也。（見晁公武讀書志）朱子於經學撰著更多。易則本義外又有易學啓蒙蓍卦攷誤。詩有集傳。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其於易主復古本。其於詩雖疑大小序而自爲說。然早年多用毛鄭說。亦不廢序。其於禮以儀禮十七篇爲經。而取大小戴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書未脫稿而卒。黃榦續成之。）尙書春秋雖無訓釋。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閒人作。謂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此皆精識卓見。（門人黃士毅集其遺說爲書說。）春秋自謂於義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辭。然觀其與人問答。則實深于春秋。惟其硏之深。故出之愈矜愼。蓋朱子之學。博綜旁通。不欲以道學自限。（程敏政曰。朱子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爲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燦乎炳如。無復遺憾。）其平居教

人治經宜先看注疏。尤非空談性命。舁漢唐之學爲不足取。假道學以自飾其淺陋者。所可同日而語。且不徒有取于漢唐注疏也。卽同時之人。如胡瑗歐陽修晁說之程迥蔡元定之於易。王安石蘇軾林之奇史浩張栻呂祖謙之於書。吳棫歐陽修呂祖謙之於詩。方愨馬晞孟呂大臨吳仁傑之於禮記。張淳之於儀禮。陳傅良之於周官。孫復蘇轍呂本中胡安國程迥之於春秋。亦莫不擇善而從。絕無門戶之見。是故從其游者。義理固所涵泳。名物詁訓。亦所兼撢。五經傳授。皆有專門。舉其著者。若蔡淵撰周易經傳訓解。是書今已殘缺。其闡數名理。多本師傳。蔡沉撰尚書集傳。此書爲朱子囑沈所作。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董鼎則謂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于大禹謨正月朔旦。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稾百餘段。俾足成之。輔廣撰詩童子問。大旨主于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于朱子之說。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黃榦撰續儀禮經傳通解。張洽撰春秋集注。自言于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致嚴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旣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發衍其說。以爲集注。皆能申述師說。自成一家。卓然有以樹立于後。世謂朱子集宋學之大成。陳集曰。惟朱子爲能集宋學之大成。彭勗曰。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寔集諸子之言而注釋六經。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猶漢學之有鄭康成。非過譽也。至于邵雍。東都事略本列之隱逸。與陳摶种放等同傳。宋史以程子重其人。朱子采其說。始入之道學。雍於書雖無所不讀。然其志不在傳道。更不在傳經。易數號最精。而其子伯溫謂平時亦未嘗妄以語人。

王天悅張子望嘗從學.又皆早死.秦玠鄭夫欲從學.皆不之許.邵伯溫曰.秦玠鄭夫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夫志在門耳.多外事.嘗不之許.玠嘗謂夫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夫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寢疾且卒.夫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支作.穿鑿不根.是故邵子之學.得其傳者蓋少.惟陳瓘了翁易說.伯溫稱其得於康節.張行成周易通變.王應麟亦謂其述康節之學.然學亦不顯.邵傳既少.故象數一派.亦因之而微.餘若張浚著紫巖易傳朱震著漢上易傳程大昌著易原之流.雖亦言象數.又皆主於劉牧.頗爲諸儒所譏.且義理爲各經所同具.故以義理說經.其所施廣.象數僅可以說易.故以象數說經.其所施隘.偶有以象數解尚書之洪範禮記之月令者.益牽強無足觀.此程朱義理一派.所以不徒爲道學不祧之祖.卽論經學.有宋一代亦莫能與之竝也.

道學諸儒固自以爲承聖人之心傳而得經學之大義微言奧.然當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其立於學官頒之天下用以取士者.則王氏之新經義也.安石嘗作字說.及乎解經.多援字說爲訓詁.雖富新意.頗傷穿鑿.熙寧中.詔置經義局.以安石爲提舉.其子雱爲修撰.所撰三經義.遂皆本安石說.三經者.尚書毛詩周禮也.三經皆以熙寧八年頒之學官.置周禮義於義解之首.又安石嘗自以春秋爲斷爛朝報.故當時黜之.不以試士.據蔡絛鐵圍山叢談.詩書兩經.蓋多出雱及諸門弟子手.惟周禮新義.安石親爲之筆削.晁公武讀書志亦于新經尚書義題王雱撰.

新經毛詩義題王雱訓其辭安石訓其義。而新經周禮義則題安石撰。且謂安石以周禮書理財者居半。愛之。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經義。務塞異議者之口也。三經而外。安石所撰。尙有易解論語解孟子解。晁氏謂易解安石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偕行于場屋。據東都事略。龔原亦爲王氏之學者也。（東都事略曰。龔原力學。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著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論語解晁氏謂紹聖後亦行于場屋。孟子解晁氏謂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考紹聖間章惇用事。崇觀間蔡京用事。兩人皆安石之黨。是以其說猶行。故陳振孫曰。王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于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呂祖謙亦曰。點學中。）（王安石以新義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概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曲學。舉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其時援王學以解經者。則有蔡卞尙書解及毛詩名物解。陸佃爾雅新義詩物性門類（陳振孫謂卽埤雅稱）及禮記解。卞爲安石之壻。佃受經於安石。自不足異。他如王昭禹周禮詳解。（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王與之曰。其書用荊公而加詳。）林之奇周禮講義。（王與之曰。祖荊公昭禹所說。）亦多據其說。而方慤又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因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禮記解。馬晞孟禮記解亦宗王氏。是則王學在當時。不惟行於場屋。

其流亦頗廣矣。乃至道學中人如程子則取其易解。（伊川嘗令學者先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朱子則取其尚書義。（朱子曰、王氏書說傷於鑿、然其書亦有不可掩處。）可見王學當非全無是處。（薛應旂曰、介甫三經義、皆頴之學、宜既而誅絕之甚鑿、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後人謂安石解經之說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殊爲持平之論。然攻其新法者。遂幷新經義而攻之。楊時王居正。且著爲專書。（楊撰書義辨疑・詩辨疑・周禮辨疑・王撰毛詩辨學・尚書辨學・周禮辨學・皆黜王學者。）南渡而後。王學遂罕爲人道。今則諸經義解並佚。獨周禮新義。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猶存其概耳。陸佃王昭禹之書。亦尚有存者。欲觀王學。可於是而得其略也。

宋人經學。其有不守陳義。自闢新術。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易則有胡瑗易解（爲門人倪天隱所述。亦稱口義。程子易傳采之、爲義理說易之宗。）司馬光溫公易說（深闡虛無玄渺之說、于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蘇軾東坡易傳（續其父洵之緒、推闡理勢、多切人事。朱子作雜學辨、以是書爲首、然又曾謂其于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李光讀易詳說。楊萬里誠齋易傳。李杞用易詳解（以上三家、皆博採史籍以相證明。）耿南仲周易新講義（大致因象證理。隨事示戒。）鄭剛中周易窺餘（兼明象義、不主一家。）趙彥肅復齋易說（即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朱子謂其或得簡易之趣。）易祓周易總義。（兼推理數、折衷異論。）書則有蘇軾東坡書傳（明于事勢、長于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晁公武稱其書駁異王氏新經義爲多。朱子稱爲諸家書解之最好者。）林之奇尚書全解（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卓然成家。然頗多異說。玉海謂呂祖謙書說、即據是書而作者。蓋之奇受學于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也。）

[illegible]衍館職文書院（[illegible]科擧而作錄於[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擧業）。夏僎尚書詳解。（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反覆條暢，深究經旨，不失爲說書之善本。）

詩則有歐陽修詩本義，（是書于毛鄭二家，未嘗輕議，亦不曲徇其所說，往往得詩人之本志。）蘇轍詩集傳，（其說于毛氏之學不激不隨，務持其平。）王質

詩總聞，（多以[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舊，毅然自用，別成一家。）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嚴粲詩緝，

（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未安者斷以己意，與呂氏書並稱說詩善本。）禮則有葉時禮經會元，（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大旨醇正，多能闡發體國經野之深意。）

李如圭儀禮集釋，（全錄鄭玄注，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春秋則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大約本于陸淳

而增新意，以深刻爲主，常秩謂其書猶商鞅之法。）王晳春秋皇綱論，（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劉敞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

秋傳，（陳振孫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孫覺春秋經解，（其書大旨以抑霸尊王爲主，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

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胡安定之說解之。）蘇轍春秋集解，（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崔子方

春秋經解，（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葉夢得春秋傳，（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于事則考于義，不得于義則考于事，更相發明，庶爲精核。）不

春秋讞，（抉摘三傳之是非，主于信經不信傳，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穀尤多所駁詰。）春秋考，（大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之說，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爲不

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胡安國春秋傳，（其書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之說以潤色之，惟

作于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陳傅良春秋後傳，（其書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呂祖謙春

秋左氏傳說左氏博議（傳議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傳說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程公說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使本末源流燦然具見。）黃仲炎春秋通說（大旨直書事蹟。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不主褒貶之說。）趙鵬飛春秋經筌。（主于據經解經。不泥三傳。亦孫復之流派。立論較平允。）羣經總義則有劉敞七經小傳。（是編乃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王應麟云。自漢儒至于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凡此所舉。皆其著者。（以上諸家書皆存。有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者。或非完帙耳。）或折衷古訓。或獨抒別裁。或以議論相高。或以綜比矜富。或陳往以諷今。或明體而達用。既異漢唐之詁訓。復殊道學之義理。斯又極宋學之變而不相統屬者也。其間易與春秋。作者尤繁。蓋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一明天道。一明人事。惟人所說。不必徵實。故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騁。亦不獨宋儒爲然矣。又南渡而後。國勢不振。士大夫憤夷禍之日亟。痛恢復之難期。情殷中興。念切雪恥。無以寄志。退而著書。則垂戒莫顯乎易象。復讐莫大乎春秋。樹治二經。殆亦有不獲已者焉。至若學主於尊德性。不以道問學爲事。在南宋亦自爲一派者。則爲陸九淵。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是陸子本人。於經學原無所撰述。但其教人爲學。以求心爲主。故門人楊簡袁燮皆本師說以解經。簡有楊氏易傳尚書五誥解慈湖詩傳春秋解。（此書朱彝尊經義攷注云未見。但存其序。四庫

（全書未錄。）亦變有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竝多推本於心學。而楊氏解易，尤大闢易學入禪之塗。別有王宗傳撰童溪易傳，力斥象數之弊，惟憑心悟，宗旨亦與慈湖同。（四庫提要謂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而始于王宗傳及楊簡。又謂楊王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禪學，務屏棄象數，離絕事物，遁於恍惚窅冥，以為不傳之秘。）陳經撰尚書詳解，自序謂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閒，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此又近于陸子六經注我之說。是則二家雖非陸門，亦傳金谿之學派者也。朱子嘗言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儒者蓋以況道學，文人之經，朱子舉蘇東坡陳少南（少南名鵬飛，有書解詩解，今已佚。朱子謂其於經旨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葉適則謂其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而趨于深厚。）書為例，則上述諸家無派可歸者，實多屬之禪者之經。朱子舉張子韶書為例。子韶學本出伊川，書不盡傳。（子韶名九成，撰尚書詳說，時人稱其書該而學，尤醇稱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書變厲微發，讀之使人慎惕。又撰論語解，周必大謂以程氏為主。又有孟子解、中庸解。朱子雜學辨，辨其中庸解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似又非盡禪學者。然則禪者之經，其將屬之金谿一派乎。爾其廣甄羣言，意在存古，類於陸德明李鼎祚之為者。又有房審權周易義海，所採上起鄭玄，下迄王安石，凡百家。（書佚。病其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編為一集。李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辭冗

說。又謂前之爲撮要。而加入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義海撮要書當時已佚。今所存者。惟義海撮要。黃倫尚書精義。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其書薈萃諸說。依經體義。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而宋人所採尤多。王與之周禮訂義。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玄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衛湜禮記集說。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呂本中春秋集解。自三傳而下。所集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凡九家。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高元之春秋義宗。所采前後凡三百餘家。此書經義攷注云未見。四庫全書亦未錄。據樓鑰志墓。稱其搜抉無遺。翦其指歸。刪其不合者。薈萃爲一書。其間襃錄當代諸儒之說。尤爲特多。後之攷宋學者。固可於數書而觀其匯也。而魏了翁九經要義。取諸經注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每條之前。各爲標題。系以先後次第。此其意亦在存古。然前主於博。此主於約。體例蓋迥殊焉。又如陳祥道之禮書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則後世攷通禮者之所自出也。王應麟之三家詩考周易鄭康成注。則後世輯佚書者之所取法也。賈昌朝之羣經音辨。其書凡分五門。一曰辨字同音異。二曰辨字音清濁。三曰辨彼此異音。四曰辨字音疑混。五曰辨字訓得失。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孝經論語爾雅。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則錢大昕所謂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音戾於古者多。此書亦中流之一壺也。然則宋之經學。固極駁雜之觀。而亦盡品彙之盛矣。

宋儒治經。不惟喜新好奇爲異於前也。尙有二事頗足以啓後人之譏。其一曰疑經。其一曰改經。疑經者。如歐陽修不信河圖洛書。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修撰易童子問）陸希聲亦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趙汝楳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疑爲門人所記。非夫子之書。此疑易者也。吳棫漸覺古文尙書之僞。（棫撰書裨傳）朱子疑之益甚。至趙汝談倂今文而疑之。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觝排。（汝談撰南塘書說。又疑于書謂金縢文不可信。是亦疑今文者。）此疑書者也。歐陽修謂詩序非子夏之作。又謂各詩所繫類例不一。未可盡從。蘇轍謂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衞宏之所集錄。楊簡亦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衞宏。不足深信。鄭樵朱子王質幷攻小序。程大昌不惟辨大小序。又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國風之名。出于左荀。豳詩非七月。（大昌撰詩論）此疑詩者也。劉敞疑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有倒句。趙汝談謂周禮爲傳會女主之書。（歐陽修蘇轍胡宏亦並疑周官。）此疑禮者也。而李覯司馬光晁說之並孟子而疑焉。改經者。如馮椅厚齋易學。改彖曰象曰爲贊。以繫辭之卦卽爲彖。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又改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此本于吳仁傑）李過西谿易說。於乾卦彖辭下便援入彖傳。彖傳內

便撥入文言。釋彖處繼以大象。又分爻辭附於小象。又附入文言。趙汝楳周易輯聞。以大象移于卦彖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又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此改易者也。（程子亦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于天數五地數五一節之上。後世讀本從之。）龔鼎臣改定洪範。（見所作東原錄）劉敞改定武成。（見七經小傳）王柏書疑。勵以脫簡爲辭。併舜典于堯典。刪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皋陶謨。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至于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脫簡。有謂一兩節者。有謂一兩句者。此改書者也。（東坡亦改書洪範王省惟歲一節于五曰曆數之下。又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于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蘇轍詩集傳。小序僅存發端一言。餘文悉從刪汰。鄭樵詩傳及詩辨妄。盡削去小序而以己意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陳鵬飛詩解。去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見書錄解題）王柏詩疑。以行露首章爲亂入。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妄補。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又刪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之詩。都三十餘篇。又謂小雅中凡

雜以怨誹之語者宜歸之王風。又謂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篇名亦欲易之。此改詩者也。劉敞謂周禮誅以馭其過。過當作禍。士田賈田。士當作工。九簭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當作鵲巢。俞廷椿周禮復古編。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厥後邱葵吳澄皆襲此說。于是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複出。當省幷之。二程則更定禮記大學篇。朱子又分爲經傳。此改禮者也。劉敞春秋傳。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別。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失眞。（如左傳情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此改春秋者也。而程子於論語。（改鄉黨必有寢衣一簡。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於孝經。（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書文二百二十三字。）亦有所改焉。夫自秦火而後。經有殘脫。本是事實。史漢所晉。昭昭可考。故劉歆荀悅。皆有不全之歎。必謂經無可疑。未免失之過拘。惟當疑而不改。付諸蓋闕。或如漢儒作注。遇有可疑者。但存其說於注下。而不更易正文。以俟學者之心通其意。則自無誣古之嫌。宋儒不此之效。往往喜奮私意。矜爲創獲。輕肆剟伐。盡變面目。至王魯齋輩而已極。（劉師培曰。自宋儒以臆說改經。而流俗習迷。不知篤信好古。認宋儒改訂之本爲眞經。不識鄭學違經之舊。可謂肆無忌憚者矣。）縱極補綴之工。其能免割裂之誚乎。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宋學集大成於朱子。自寶慶而後。朱學盛行。凡治經者莫不崇尚朱說。惟其時宋室偏安。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朱學所漸。止於南士。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也。及元兵下江漢。姚樞奉命卽軍中求儒士。得趙復以歸。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元世祖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請復講授其中。復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樞旣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趙復始也。（見元史儒學傳）宋室旣亡。南中士大夫張𩑶（從王柏受業）金履祥（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胡一桂（一桂之學。出于其父方平。方平及從沈貴寶董夢程學。董沈又受朱子之學於黃幹。）胡炳文陳櫟之流。咸得朱子之傳。相與教授講習。史稱𩑶儼然朱氏之尸祝。謙爲朱氏之世適。一桂得朱氏源委之正。櫟刊去諸儒之

說有畔于朱氏者。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炳文辨正與朱氏牴牾者。於是朱子未盡之蘊因之而發。凡此諸儒。雖多屏跡不仕。新朝竝重其學。禮而褒之。是故宋元之交。朱學幾如日中天。亦猶鄭學之於漢魏間也。（皮錫瑞經學歷史云，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于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其後許衡爲元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事雖未及行。而衡于經學旣表章朱子。朱學因之益尊。虞集謂許文正公一倡。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蘇天爵亦曰。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尙。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說倡明斯道。殆謂是也。至仁宗延祐間。始定科舉條制。乃采前議。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其經之所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幷用朱氏章句集註。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見元史選舉志）邱葵稱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當時蓋以四書亦爲一經也。觀諸經所主。頗爲側重朱學。春秋禮記朱子無所作。故不獲採用耳。然易書詩春秋猶與古註疏相參。是元人尙不廢漢唐之學。且禮記專用古註疏。又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此則論元學者不可不知。

元代舉業，雖兼用古註疏，但元儒解經，則仍不能出朱子之範。如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以朱子本義為宗，取文集語錄之及于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于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為斷。易學啟蒙翼傳，以朱子啟蒙為宗，主於辨異學，發明朱子之說。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採諸家易解，互相發明。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大旨主於羽翼朱子本義，而與本義異者，亦頗有之。此皆墨守朱子之易者也。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用注疏本，節錄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說，並以語錄諸書列之于前，而各以己說附于後，所謂折衷也。龍仁夫周易集傳，根據程朱者多，反覆推闡，頗能抒所心得。梁寅周易參義，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象，因融會參酌，合以為一，又旁採諸傳之說以闡發之。則兼採程朱而略抒己見者也。陳櫟尚書集傳纂疏，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董鼎尚書輯錄纂注，以蔡沈集傳為宗，而每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又採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于末，謂之纂注。陳師凱書蔡傳旁通，是書于名物度數，蔡傳所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蔡傳舛誤之處，則不復糾正。朱祖義尚書句解，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此皆墨守蔡沈之書者也。許謙讀書叢說，雖博考典制，不與蔡傳苟同，亦不能盡攻蔡傳之失。蔡傳本出朱子指授，則亦無異朱子之書矣。劉瑾詩傳通釋，大旨在于發明朱子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梁益詩傳旁通，凡朱子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朱公遷詩經疏義，為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註有疏，故曰疏義。劉玉汝詩纘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梁寅詩演義，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為名。此皆墨守朱子之詩者也。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則雖未嘗專本一家，而既以集傳為

名。固亦依朱書以爲說者矣。又如陳櫟禮記集義詳解。書雖不傳。據其自序。則因習朱子大學中庸。編有所聞。卽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乃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王元杰春秋讞義。雖彙採程子朱子胡安國三家。而全書之內。獨於朱子無一異辭。則又禮記春秋之朱學也。至于四書。乃宋儒道學之所寄。自朱子作章句或問集注後。黃榦眞德秀祝洙蔡模趙順孫吳眞子諸人。皆踵而釋之疏之。顧炎武日知錄曰。黃氏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元儒趙悳遂有四書箋義纂要。劉因遂有四書集義精要。陳櫟作四書發明。胡炳文作四書通。而櫟之門人倪士毅。又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斯更朱子一家之學矣。惟有黃澤吳澄。所資較博。不爲朱學所囿。澤好覃思。於易以明象爲先。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懼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其辨釋諸經。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則有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書之多失傳也。澄於當時號大儒。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諸經皆有

述作。有易纂言書纂言儀禮逸經傳禮記纂言春秋纂言。易則援引古義。具有源流。書則專釋今文。亦倘有合于古。儀禮禮記則始終先後。條理殊爲密察。春秋則采摭諸家傳注。間以己意論斷之。今諸書皆存。信能自成一家言者。惟於經文率皆有所點竄。頗蹈宋季陋習。而禮記以意改併。跡尤近于删述。故或以僭聖譏之。此則爲可議耳。他若王申子大易緝說。雖於陳邵程朱之說。一概辨其有誤。而不能不取于周子。王天與尚書纂傳。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不能不斷于朱蔡。大旨以朱子爲宗。而以眞德秀說爲羽翼。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俞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則以胡傳與三傳並列。爲胡傳日尊之漸。而所定十六例。又悉宗程子。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則兼孫復劉敞葉夢得三派之法。孫氏一派。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氏一派。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氏一派。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而變本加厲。趙汸春秋屬辭春秋左氏傳補注。則既宗杜預。而復本於陳傅良。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則又專疏胡傳之所出。而裨其疑闕。凡此諸家。有醇有駁。雖不與墨守同科。其爲宋學則一耳。而陳澔禮記集說。淺顯簡便。又藉考亭之餘蔭得以行于後世者也。四庫全書提要曰。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獨有敖繼公儀禮集說。雖似與康成立異。然于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其所不取。猶有先儒謙厳之遺。褚寅亮曰。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

世蓋君之意不在經而有意與聖人立異特其巧于立言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毀中而不悟至于近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說其義不幾于無所忌憚乎按此言因中數者之失然儀禮自宋以還治之者少敖數書在元代猶為可取陳應潤周易爻變義蘊。能毅然破陳摶之學。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在元儒易解中。亦翹然自異者已。由上觀之。元人經學。可見其概。程敏政有言。宋末元盛之時。學者于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棼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腳。抑又倍之。相衒立名。則其依人成學。鮮所心得。不待讀其書而固可知也。

明初官學。略承元舊。而稍有增益。觀洪武間所定舉式。四書主朱子章句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夏僎詳解。案太祖嘗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學士劉三吾等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故洪武中尚不專以蔡傳為主。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傳張洽集注。禮記主陳澔集說。其古注疏亦兼用之。見明史選舉志及楊慎丹鉛總錄此鄭曉今言所謂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也。逮永樂十二年。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同時預纂修者。尚有葉時中等三十九人。乃就前儒成編。雜為鈔錄。而去其姓名。周易大全。則取材于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董真卿之周易會通。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

釋。書傳大全。則大旨本于陳櫟之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之書蔡傳旁通。詩經大全。則全襲劉瑾之詩傳通釋。而微變其例。春秋大全。則全襲汪克寬之胡傳纂疏。而稍去其冗。禮記大全。則以陳澔注爲宗。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以足之。陸元輔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四書大全。則剽竊倪士毅之四書輯釋。特小有增刪。以上並見朱彝尊經義考顧炎武日知錄及四庫提要。自是而後。經義試士。奉此爲則。不惟古注疏盡廢。即宋儒之書。學者亦不必寓目矣。吳任臣謂大全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修。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顧炎武亦曰。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于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又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蓋皆深見大全之陋。而慨乎其言之也。夫明修大全。與唐修正義。其爲官學同也。然正義所據者。皆漢魏六朝之遺。且歷時十餘年。修改兩三次。而後頒行。綜其事者。又爲經術湛深之大儒。故其書不徒該洽可觀。抑亦淵源有自。然以頗雜讖緯。歐陽修猶有不正之譏。大全所據者。乃僅元人之遺耳。其去正義所據。已不可以道里計。四庫提要曰。元人說

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嫥襲以後，著儒宿學，略已毀亡，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而又不及一年，書即告成。據明成祖實錄，胡廣等受詔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至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全皆成，廣等以進，上覽而嘉之，親製序於卷首，御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彝尊亦有大全乃至不全之譏也。論者謂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每況愈下，非無故矣。

明自永樂後，以大全取士。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策府。其上者復高談性命，蹈乎空疏。儒林之名，遂爲空疏藏拙之地。故明史儒林傳序曰，有明諸儒，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黃宗羲亦曰，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觀，但從事于游談。阮元亦曰，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蓋科舉盛而儒術衰，理學昌而經學微，亦其勢然也。今略就其可致者述之。明人於易，言數者入道家，而不出陳邵，言理者近釋氏，而不越程朱。其有覺宋易不合去而爲漢易者，則有熊過之周易象旨決錄。其說以象爲主，雖未能全復漢學，而義必考古，實勝支離恍惚之談。陳士元之易象鉤解。其說以京房之學，授受有自，疑爲太卜所藏，又謂易以卜筮爲用，卜筮以象爲宗，雖或近于穿鑿，而叢然有當者爲多。而胡居仁易象鈔。其說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渺之談。錢一本像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敢陳摶李之才之義，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與桂森周易像象述。桂森從錢一本學易，此書即本師說而推衍之。魏濬易義古象通。大旨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義，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理斷冠以

易義首卽象以通義也。朱謀㙔周易象通。大旨欲稍還古義。不用陳摶先天圖。亦不用周子太極圖。惟多出臆見。未爲定論。亦皆以象爲主。於是數理外

專言象者。又自爲一派。卽來知德周易集注。當時推爲絕學者。雖不以象名。實亦取繫辭中錯綜其數

以論易象也。他若陳祖念之易用。其書不載經文。但于每卦詳論其義。繫辭諸傳則各標章目而詮釋之。務以切于人事爲主。故名曰用。張次仲周易玩

辭困學記。其書不侈談象數。亦不信讖緯之說。惟於翻書文字間求其歸當有益身心者。大旨切於人事。又欲合象數而專主辭。此雖似宗義理。要亦

與談空理者稍別矣。明人於書。李維楨謂今之解書者。有古義有時義。高皇帝御注洪範。命劉三吾等

爲書傳會選。後有直指輯注會通纂義疏意書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

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皆便科舉之文。

是爲時義。案此言足括有明一代之書學。其與蔡氏異者。惟袁仁尚書砭蔡編。是編專糾蔡傳之誤。馬明衡尚書

疑義。自序謂蔡傳未必盡得。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陳泰交尚書注考。其書皆考訂蔡傳之誤。然皆從蔡傳中條摘。不能自成

家也。若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辨正古文之僞。考異引據精核。譜則頗傷詆訐。陳第尚書疏衍。又篤信古文。力排梅氏。

自序稱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得其違於深厚者輒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衆得乎深厚者附書之。兩家立說雖不同。但旣非蔡學。又與李氏所謂

古義者殊。則信能別樹矣。明人於詩。莫不推衍朱子。或申或補。或問或達之。其有主毛序抑朱傳者。則有

袁仁毛詩或問。（詆朱子解詩，如盲人擿埴。大旨主於伸小序。）呂柟毛詩說序。（每章標舉大意，主於疏通毛義而止。）而朱謀㙔詩故。（其書以小序首句為主，而參用舊說以考證之。多以漢學為主。）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旁摭史傳。（其書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為次，故名世本古義。引援賅洽，考證詳明，非宋以來諸儒所及。）季本詩說解頤。不襲前人。（大抵多出新意，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李先芳讀詩私記。折衷眾說。（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陳第毛詩古音考。發明古音之例。（大旨謂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亦異乎朱傳者也。明人於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好為議論者。益持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尤失筆削之微旨。其明攻胡氏者。惟有張以寧胡傳辨疑春王正月考。（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今辨疑已佚，惟春王正月考存。其書徵引五經，參以史漢，決數百載之疑案，頗具卓識。）陸粲胡氏傳辨疑。（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于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袁仁胡傳考誤。（自序謂胡安國之傳，承君命而作，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楊于庭春秋質疑。（其書以胡傳意主褒諱抑損，不無附會。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據事而論辨之。）而湛若水春秋正傳。（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汩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于心，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熊過春秋明志錄。（其書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俱有所糾正。）高拱春秋正旨。（大旨以宋以來說春秋者，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據經意以訂其謬。）王介之春秋四傳質。（其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則又并他家而攻之。餘如王樵春秋輯傳之主朱子。（以朱子為主，博采諸家，附以論斷，大旨醇正。）高攀龍春秋孔義之宗仲尼。（其意主于以經解經。）

（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雜說也。）馮時可左氏釋之發明本傳訓詁。（其書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亦趙汸補註之亞也。）亦自爲一家者也。至於三禮。本徵實之學。漢唐注疏。無以上之。然周禮自宋王荆公作新義。學者多推尋於文句之間。由考證漸變爲論辨。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自俞廷椿邱葵以後。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遂頹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若何喬新陳鳳梧舒芬諸人。率各以己意更定。王應電作周禮傳詁圖說翼傳。自謂覃研十數載。因顯探微。因細繹大。非諸儒之周禮。然仍不免有所割裂。（其傳詁雖略于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亦然。（其書訓詁經義。尙陳暘分明。有所闕疑。故唐順之姜寶皆從受學。）惟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其書於鄭注賈疏多刪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恪遵古本耳。儀禮至明亦成絕學。張鳳翔禮經集註。（主朱子儀禮爲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爲主。）間出新義。多所未允。朱朝瑛讀儀禮略記。（於經文不全錄。所采多敖繼公郝敬之說。）取材頗儉。益無以立也。禮記則有徐師曾禮記集注。（於鄭注賈疏間能體會。然書斥經文者不一而足。）以陳澔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說以爲之。但於三禮未能融合。僅隨文生義。說亦多誤。黃道周禮記解五篇。（月令明義表記集傳坊記集傳緇衣集傳儒行集傳。凡五篇。皆官少詹事時所注以進于上者。）其意主於格正君心。又不能盡以章句訓詁繩之矣。凡茲所舉。皆明儒經學之較可稱者。然固不可於舉業中求之也。說

者謂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應分為兩事。理或然歟。若夫郝敬解經。好憑私意。（敬所著有周易正解尚書辨解毛詩原解春秋直解周禮完解儀禮節解禮記通解孟子說解諸書。）豐坊作偽。妄託世學。（坊所遺有古易世學春秋世學魯詩世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石經大學。皆竄亂經文。別為訓詁。託言古本。其大學詩傳詩說三書以篆籀寫之。一時頗為所惑。）一務求勝於古人。一欲售欺於後世。斯則說雖富。術雖工。更無當已。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有清一代。論者號爲經學復興。以爲承元明積衰之後。而能轢宋超唐以上躋兩漢之盛也。然考之清通典。順治二年所定試士之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傳。詩主朱子集傳。書主蔡傳。春秋主胡傳。禮記主陳氏集說。此襲元明初之舊。用古注疏者尙有闕書。雖不用大全而實襲大全所本之陋也。逮於康熙。嘯亭雜錄（禮親王昭槤撰）稱仁皇夙好程朱。嘗出理學眞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故當時宋學昌明。據此。知清之初葉。皆重宋儒之學。觀其時御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四年敕撰）雖不全用程傳及朱子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敕撰雍正八年書成）。雖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敕撰雍正五年書成）。雖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康熙三十八年敕撰）。雖于胡傳多所駁正刊除。而仍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至乾隆四年。定各省拔貢生應試經解例。學政考試拔貢將御纂諸經中摘取先儒異同之說。令其條

分纏斷詳對。（見清通考）此所謂御纂諸經。即指康熙時之所撰也。惟嘯亭雜錄又稱純皇初即位時。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有翠通經學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醇疵。（清通考曰。乾隆十四年奉諭旨。夫窮經不知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于世道人心。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愼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至十六年。大學士九卿等保舉經學人員。）又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而漢學始大著。則知乾隆之世。漸不局於宋學。故其時御纂周易述義。於宋易漢易酌取其平。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遵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以上兩經皆乾隆二十年敕撰。）欽定三禮義疏。（乾隆十三年敕撰。）周官雖采擷羣言。儀禮雖多宗敖說。而鄭注彙用。禮記則更博采漢唐遺文。而於陳澔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與易詩書三經異例。御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敕撰。）則并明揭胡傳之傳會臆斷於序文之中。是故七經雖同爲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後又稍有殊。但大體不相遠耳。要之此等官學。摭拾困勸。理解終少。名爲折中。實持兩可。（餘杭章君曰。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往鄙倍。雖蔡沈陳澔爲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蕕雜糅。徒覩其汚點耳。）以較明之大全。誠爲過之。倘未能望唐之正義也。所謂經學復興。當不在是。

清世經學之盛。蓋在私學。先是明季遺儒。越在草莽。懲空談心性之足以亡國。思以徵實之學挽末俗。

雖無敎於宗邦之論．實開淸學風氣之始．而其聞望最隆者．北則推容城孫奇逢．盩厔李顒．博野顏元．南則推餘姚黃宗羲．崑山顧炎武．衡陽王夫之．孫李猶純爲理學．於經學無與．顏氏所謂欲上追周官保氏六藝之敎者．然其所得於經者仍甚疏也．惟黃顧王三氏．始合經學理學爲一．而啟漢宋兼采之派．黃氏嘗謂學者必先窮經．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其敎人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所著有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禮記深衣考春秋日食曆．持論皆有依據．而能正前人之謬．顧氏則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雖據鞍亦必默誦諸經注疏．所著有左傳杜解補正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尤精韻學．撰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韻由是始明．王氏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著述更富．於易則有稗疏內傳外傳大象解攷異．於書則有稗疏引義．於詩則有稗疏廣傳攷異叶韻辨．於禮則有禮記章句．於春秋則有稗疏家說世論續左氏傳博議．於四書則有稗疏攷異訓義讀大全說．其說易．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駁蘇軾傳及

秦傳之失。大都辨程朱撰。李尹游誤。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不爲臆斷。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其說禮。通其異以會其同。辨其顯以達其微。於先王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道。尤爲曲盡。其說春秋。考證地理。多可以糾杜注之失。鄧顯鶴謂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信不虛也。曾國藩船山遺書序亦云。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惟王氏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故其書久而始章。黃氏則嘗設講經會。浙東西學者多往歸之。顧氏雖以聚徒講學爲非。然足蹟徧南北。聲氣益復旁達。是故三儒之學。其影響於清初經學者。顧爲最。黃次之。王則甚微。繼是而作。如萬斯大閻若璩胡渭張爾岐朱鶴齡陳啟源之流。其學皆漢宋雜治。莫不與顧黃相涉。斯大本從宗羲游。尤精春秋三禮。著有學春秋隨筆學禮質疑儀禮商禮記偶箋周官辨非。於春秋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兩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其根柢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後空談書法者殊。若璩長於考證。於顧黃之書皆加指摘。然實嘗問業於宗羲。宗羲授書隨筆。即答若璩之問者。或謂亦執贄炎武之門。顧千里云。曾見初印本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所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釋地而外。續及人名物類

訓詁典制。毛朱詩說（其說詩亦以王柏詩疑爲然，謂鄭衞爲可刪。）喪服翼注，而疏證一書，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使古文之僞，大白於世。其績更偉。渭精輿地之學，所作禹貢錐指（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來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覈典贍，此爲之冠。）最有名。又撰易圖明辨，專爲辨定圖書而作。（於河圖洛書、五行九宮、參同、先天、太極、龍圖、易數、鉤隱圖、啓蒙圖書、先天後天卦變、象數流弊，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論者謂視錐指尤爲有功經學。他著尚有洪範正論，（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敘之經。）大學翼眞，（大旨以朱子爲主，直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一執于正，漢儒傳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掃而除盡。）然其易學亦有本於宗義之說。爾岐著易周說略（此書專發明朱子本義之旨。）詩說略夏小正傳注，而尤覃心儀禮，爲儀禮鄭注句讀，（以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于末。）炎武讀而善之，稱其根本先儒，立言簡當，書實可傳。因爲之序。鶴齡初本爲文章之學，及與炎武友，勗以本原，乃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理學。著易廣義略（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傳國語所載占法，皆言象也，本義精矣，而多未備，故爲此書。）尙書埤傳（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詩經通義（以朱子掊擊小序太過，乃參考諸家之說，疏通序義。）春秋集說（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臆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而爲集說。）讀左日鈔（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復以林氏注竄之，因詳證參考而爲此書。）禹貢長箋（作於胡渭禹貢錐指之前，雖不及渭書，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創獲。）世尤稱其詩義、讀左二書。啟源與鶴齡同邑相善，尤深于詩，著毛詩稽

古編。（其詮釋經旨。一準毛傳。而鄭箋佐之。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惟輒參佛學。）鶴齡從而采焉。凡此諸人。雖未可概語于精博。然清初經學之選也。皮錫瑞謂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爲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斯言可謂允矣。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乃登閻胡張于卷首。而附黃顧於册末。謂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非眞知灼見者。餘雖以詩許陳啟源。以禮許萬斯大。以春秋左傳許朱鶴齡。然俱以微瑕削其名氏。（見所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夫黃顧艱貞自守。本不欲儕于清儒。詭彈之以全其志。宜也。彼閻胡張者。率誦法朱子。又何嘗以漢學專門自名哉。其時不染宋學者。則有臧琳毛奇齡。琳著尚書集解經義雜記。閻若璩以深明兩漢之學稱之。（錢大昕校定其書。亦云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輕詆前哲。眞務實而不近名者。）奇齡易書詩禮春秋皆有所撰。（著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易韻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古文尚書寃詞毛詩寫官記詩劄國風省篇白鷺洲主客說詩詩傳詩說駁議春秋毛氏傳春秋簡書刊誤春秋屬辭比事記昏喪祭禮宗法廟制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四書改錯大學證文孝經問凡數十種）又作經問。於顧閻胡三君咸指明攻駁。大抵他人所已言。必力反之以求勝。其性則然。江記於毛氏亦屏不錄。臧氏但附見而已。亦少隘矣。又若俞汝言（著春秋平義四傳糾正）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之于春秋。王文淸（著周禮會要儀禮分節句讀三禮圖喪服解祭禮解）任啟運（著禮經章句）蔡德晉

（著禮經傳本義及通禮）之於禮。徐文靖（著周易拾遺）吳鼎（著易例舉要易象集說）之於易。茲則雖時有饕言。而頗摭俗說。淩雜無序。不足論也。

治經確守漢師家法。不入元明人謬言者。實始於乾隆時。分堋樹幟。則有東吳皖南兩派。吳學惠棟主之。皖學戴震主之。惠氏三世傳經。棟上承其祖周惕（著有易傳詩說三禮問春秋問）父士奇（著有易說春秋說禮記說大學說）之學。於諸經熟洽貫串。撰古文尚書考春秋左傳補注。尤邃於易。撰易漢學易例周易述。論者謂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禘說。其九經古義。則討論古書古字。所以博異聞正俗學也。錢大昕謂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惟王引之頗譏惠氏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蓋惠氏意在扶植微學。故以掇拾爲主。不復加以裁斷也。同時與棟友善者有沈彤。羣經皆有撰述。於禮更精。而王鳴盛錢大昕王昶。亦皆與棟相接。鳴盛治尙書周禮。昶治易。大昕博綜羣籍。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二王及錢。兼治史乘金石之學。錢尤深于音韻曆算。皆非專門經學家。）棟弟子著者。則有江聲余蕭客。聲講棟古文尙書考及閻氏古文疏證，有會於心。所作集注音疏。能補二君之所未及。蕭客輯古經解

鈎沈。凡唐以前舊說。自諸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片語單詞。悉著其目。有網羅放失之功。江聲之友有褚寅亮。早歲爲公羊何休之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江藩則受業蕭客。又從聲受惠氏易。續惠氏未竟之緒。藩籍甘泉。於是惠學稍被江北。鍾懷李宗泂徐復瓏均聞風興起。雖學無可觀。亦吳派之支流也。戴震生休寧。其學出於婺源江永。永深思獨造。長于比勘。于聲律音韻曆數典禮之學。咸觀其會通。其經學著述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經綱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四書典林震稱其學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儔匹。從游者十餘。惟震能得其全。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爲基。以同條共貫爲緯。劉師培曰。戴氏論曆算則淹貫中西。論音韻則精窮聲紐。論地輿則考訂山川。咸爲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復能提要鈎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凡古義之鈎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閑。使愿言日絕。且辨章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會通古說。匡違補缺。則異于拘墟。辨名析詞。以參爲驗。則殊于模稜。實事求是。以適用爲歸。則異于迂闊。而說經之書。簡直明顯。尤近漢儒所著有毛鄭詩考正詩經二南補注尙書義考儀禮考正考工記圖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學中庸補注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經說。其他小學曆算與地之作尙多。汪中謂國朝古學之興。顧炎武開其端。及震而集其大成云。震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稍後有淩廷堪及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並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工藝穀

食之學。震自言遜其精密。及震北游京師。學乃遠被。傳形聲訓詁之學者。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典章制度之學者。有興化任大椿。而念孫子引之及同里李惇劉台拱朱彬。大椿同里顧九苞及子鳳毛。竝羽其學。甘泉焦循少從鳳毛游。又與凌廷堪友善。最精易數。儀徵阮元則嘗從凌氏問故。與焦氏相切磋。而友于任氏王氏者也。而黃承吉凌曙劉寶楠劉文淇亦以次起。故戴學之傳。以揚州爲最盛。時句容陳立。丹徒柳興恩。旌德姚配中。竝僑揚州。立受學凌曙。治公羊。興恩攻穀梁。配中通漢易。均互相觀摩講習。段玉裁既傳戴學。其再下知名者。則有長洲陳奐。元和朱駿聲。奐精毛詩。駿聲精說文。其婿仁和龔麗正。獨精春秋外傳。他若河間紀昀。餘姚盧文弨。邵晉涵。並震同志之友。從而問業。曲阜孔廣森。則以姻婭執弟子之禮。廣森以公羊名。晉涵以爾雅著。棲霞郝懿行亦治爾雅。則又出阮氏之門。而嘗就正於王念孫。而偃師武億。爲河南經生冠。嘗從大興二朱筠珪諸客游。二朱固亦折節交震。以汲引漢學之士爲己任者。厥後阮元持節浙粵。樹之風聲。而臨海金鶚以禮。番禺侯康以穀梁。林伯桐以毛詩。復皆有聞。蓋戴學所被。不徒由皖而蘇而浙。且及於齊魯燕豫嶺海之間矣。江藩漢學師承記稱戴震亦嘗執經問難於惠棟。是吳皖兩派。本同出一原。乃惠學轉不逮戴學之盛者。則以惠學好博

而尊聞。信古過篤。戴學綜形名。條理密瑮。能斷以己之律令也。至若文士說經。如汪中孫星衍洪亮吉張惠言之流。則又大抵遊翔兩派之間。左右采獲。而多與惠學爲近。餘杭章君曰。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太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憙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故諸爲麗辭者。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純。其他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故知自乾隆以訖嘉道。言經學者莫能外漢學。言漢學者莫能外吳皖兩派焉。其時欲摧漢學之壘。援宋學以自壯者。則爲桐城派。始於方苞姚範。而以姚鼐爲大師。苞亦頗言三禮。範校覈羣籍。尚不惑于空談。鼐則初欲從戴震學。爲震所謝。始持論詆漢學爲破碎。至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漢宋之爭乃如水火。然鼐之甥馬宗槤及子瑞辰。猶從戴氏弟子游。自餘衍桐城之派者。但以古文義法相高。於經學仍不能損漢學之豪末也。然惠戴末流之弊。英華既竭。枝葉是窮。義鮮宗極。語乏歸宿。誠有如焦循所譏爲拾骨學本子學者。理堂家訓。以據拾之學爲拾骨學。以校勘之學爲本子學。排斥甚力。於是常州今文之學。乃乘之而起。初武進莊存與博通六藝。而善於別擇。諸經皆有撰述。尤喜公羊家言。爲春秋正辭。然猶雜治古文。撰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不執守今文之說。其從子述祖。亦徧治羣經。撰夏小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篇。發明夏時歸藏之義。謂說文始一終亥。卽古之歸藏。爲六

書條例所由出。復引古籀遺文。分別部居。以瑰瑋藝術炫俗。故常州學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自莊氏始。述祖之甥有武進劉逢祿長洲宋翔鳳。皆傳其學。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解詁箋答難。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復作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議禮決獄。皆比傳公羊之義。又謂虞易精象變而罕大義。（撰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毛詩詳故訓而略微言。（初治毛詩。後治三家詩。）馬鄭注書。頗多訛謬。（撰尚書古今文集解）左氏別行。不傳春秋。（撰左氏春秋考證）論者謂其由董生春秋以闚六藝家法。別作緯略。則稍鄰恢詭。翔鳳之學。略交於劉。（述祖有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之語。）而飾說過之。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以公羊義說羣經。以古籀證羣籍。以爲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衆家。自闢蹊徑。而精力所貫。尤在論語。（撰論語說義論語發微）至是今文之學。遂以大明。劉氏弟子有仁和龔自珍。（麗正子）宋氏弟子有德淸戴望。并治公羊。自珍作五經大義終始論。咸通以三世之義。望撰論語注。演劉氏論語述何之微。而仁和邵懿辰。撰尚書通義禮經通論。又以禮經十七篇爲完書。且信東晉古文。逸禮逸書則指爲劉歆僞造。由是浙中有今文學。邵陽魏源。素善自珍。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謂西漢之學勝于東漢。東漢之學興。而西漢博士之家法亡。大旨與宋氏同。又作董子春

秋發微詩古微書古微。其說詩斥毛傳。宗三家。其說書斥馬鄭。宗史記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湘潭王先生闓運之。各經皆有箋注。所著有周易說尚書箋詩經補箋禮經箋禮記箋春秋公羊傳箋周官箋論語訓爾雅集解亦折衷于公羊之義。自爲眇通。善化皮錫瑞。撰經學通論。則以易禮皆孔子作。其箋王制。亦謂素王所定。通於春秋。由是湘中有今文學。王氏弟子井研廖平。初作今古學攷。謹守漢法。已乃自名其學。頗闊大不經。案廖氏之學凡六變。三變以前尚有指歸。至四五變以禮春秋尚書三經爲人學。以周官王制爲之傳。易詩樂三經爲天學。以靈素山海經莊列楚詞爲之傳。各有皇帝王霸四等。殷後得王冰素問靈之位以五運六氣之說爲孔門詩易師說。遂以說詩易。斯爲淪於怪迂。與樸學異趣矣。而南海康有爲。乃竊其緒。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由是蜀中學中亦有今文學。別有閩縣陳喬樅。承其父壽祺遺訓。治三家詩今文尚書。撰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今文尚書經說考歐陽夏侯經說考謂凡古文易詩書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是又爲閩中之今文學。而江北皖南學者。亦見異思遷。如涇包慎言欲以公羊義疏證中庸。謂中庸爲春秋綱領。寶應劉恭冕寶楠子發明公羊新周之義。又剌取公羊解詁引論語者。作何休論語注訓述。蓋自道咸而後。今文之學日昌。惠戴之緒。或幾乎息矣。獨德淸俞樾瑞安孫詒讓猶守高郵王氏之矩矱。詒讓晚頗涉於金文龜甲。而治周官則甚精。樾著羣經平議。雖時以臆見改本經。或失之鑿。其著者固不可易也。然

當今文方張之際。又有調齊漢宋不欲以一端自局者。如山陽丁晏。於詩禮皆宗鄭注。撰毛鄭詩釋三禮釋注於易則述程傳。撰周易述傳書謂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番禺陳澧。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儒通義及讀書記。多采鄭玄朱熹遺說。案陳氏之學。長于樂律切韻。於經術所得甚淺。定海黃式三。說經亦不拘漢宋。擇是而從。撰論語後案尚書啓蒙詩叢說詩序說通詩傳箋考其子以周。綜治三禮。更謂三代下經學。鄭君朱子為最。而漢學家破碎大道。宋學家棄經廢說。不合鄭朱。何論孔孟。因守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訓。以追討孔門之博文約禮。茲數君者。雖不得為派。觀其勢之所趨。殆將欲復於清初諸故老之所為。語曰。九變復貫。豈是之謂乎。及夫學制改。新說滋蔓。以經為無用。方議廢之。則清社未屋而經學已大衰。

清儒說經之書。前世莫與比盛。阮刻皇清經解。王刻續皇清經解。蒐輯略備。後出者或未得入。卷帙多者容有去取。然已淵乎大觀。可於是而攬其勝也。若夫專門名家者。如惠棟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干寶之說。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江藩周易述補。續惠氏之書。淩廷堪謂棟猶不免用王弼之說。藩悉無之。方之惠書有過之無不及也。則易之新疏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偽造。取書傳所引逸書諸篇逸文。按書序錄入。又取說文經字

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譌謬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誤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遺說附以己見而爲之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刪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小夏侯是今文說一馬融鄭玄雖有異同多本衛宏賈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其書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不取趙宋以來諸人注則尚書之新疏也。陳奐毛詩傳疏。以毛傳一切禮數名物自漢以來無人稱引縮鄭不彰乃博徵古書發明其義大抵用西漢以前舊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學源出荀子而魯承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故于兩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則詩之新疏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博采漢唐以來迄乾嘉諸經儒舊說參互釋證以發鄭注之淵奧釋賈疏之違缺變舊疏爲淹貫則周禮之新疏也。胡培翬儀禮正義。約有四例一曰疏經以補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集衆家之說以附注四曰采他說以訂注則儀禮之新疏也。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先取賈鄭服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說文所載左氏說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近人釋左之書有可采者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則左傳之新疏也。陳立公羊義疏。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古義及清代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擇精語詳長編具乃整齊排比融合貫通則公羊傳之新疏也。劉寶楠論語正義。病皇疏蕪雜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人長義及近世諸家仿焦循孟子正義例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未卒業其子恭冕續成則論語之新疏也。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專主鄭注爲之疏通證明雖多持緯候之說然文句隱奧者鉤深而致之顯有扶微繼絕之功則孝經之新疏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以郭璞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據他書附之郝懿行爾雅義疏。于古訓同異名物疑似必

詳加辨論，疏通證明，者備所遺，較舊為深。則爾雅之新疏也。焦循孟子正義。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其文周孔之旨者，如孟子生孟子後，能深知其學者，莫如趙氏。偽疏蕪陋，未能貫明，因為正義。又謂為孟子作疏，其難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諸家之說，而下以己意。則孟子之新疏也。諸此新疏。惟周易所主不同。不必與舊疏較。毛詩疏用毛棄鄭。亦稍膠固。其餘取精用閎。往往有過舊疏者。獨治禮記者。如江永禮記訓義擇言。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朱彬禮記訓纂。凡說禮諸儒所論講，鄭志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書鈔、通典、御覽之涉是書者，一以注疏為主，擷其精要，緯以古今諸說，其附以己意者，亦皆援據精確。以治穀梁者。如鍾文烝穀梁經傳補注。網羅眾說，折衷一是，其未經人道者，自比于梅鷟之辨偽書，陳第之說古韻，略引其緒以待後賢。許桂林穀梁傳時日月書法釋例。有引公羊而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孫星衍稱為條理精密，論辨明允。柳興恩穀梁春秋大義述。以六藝論云穀梁子善於經，遂專從善經入手，而善經則以屬辭比事為據，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例定之，述日月例第一，述禮例第二，述異文第三，述古訓第四，師說第五，經師第六，長編第七，陳澧見其書，最為精博。侯康穀梁禮證。以穀梁證三禮，因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排誣獨多，其書未完，僅成二卷。或短促不能具大體。或義不師古。或專明一端。故此二經無新疏。馬宗璉有穀梁傳疏證，邵晉涵有穀梁正義，但其書未之見。其為諸新疏所取資者。書則有王鳴盛之尚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王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刪訪論有傳授，則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為偽，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偽，故附書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廣蒐補闕，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周禮則有惠士奇之禮說。疏通古音古字，俱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子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攷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遐觀周制，而各闡其創作之深意。左傳則有惠棟之左傳補注。

（自序謂剟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于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公羊傳則有劉逢祿之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釋例之作，尋其條貫，正其統紀，又析其凝滯，爲箋。）凌曙之公羊禮疏。（以春秋之義存於公羊，又以宋元以來學者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過于禮，因爲禮疏。）包慎言之公羊歷譜。而姚配中周易姚氏學。（以鄭爲主，而參以漢魏經師，成周易參象，後復定爲此書。）劉逢祿書序述聞、尚書今古文集解。（大旨主於匡正馬鄭。）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三家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譌互，以雙聲疊韻別其通借，篤守家法，義據通深。）胡承珙毛詩後箋。（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明諸儒之說，及近人爲詩學者，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而其最精者，能于毛傳本文前後，會其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復尋考，實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雖不純爲疏體。而精深博大。或高出新疏上矣。他如張惠言周易虞氏義。（自序謂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阮元稱爲孤經絕學。孔廣森公羊通義。（凡諸經籍義有可通于公羊者，著錄之，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墨。）阮氏亦謂讀其書始知聖志之所在。焦循易通釋。（不拘守漢魏各師法，取諸卦爻中文字聲類相比者，通以六書九數之義，從其方訓，觸類而長，所到冰釋。）王引之以爲精銳鑿破混沌。褚寅亮周禮公羊異義。（因何劭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故爲此書。）世稱絕業。李貽德春秋左氏解賈服注輯述。（綴引甚博，字比句櫛，于義有未安者，亦加駁詰。）或謂雖使沖遠復生。終未敢專樹征南之幟而盡棄舊義。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闡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雖莫能盡通其義。）曾國藩以爲可傳。黃式三論語後案。（博采衆說，附以己意，而以鄭君朱子爲主。）見者以爲漢宋持平之著。可

彙國冑。皆足采也。至於博綜典禮。則有金榜禮箋。（專取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所求衷者。必糾正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金鶚禮說。（發明三禮。不拘墨守。其精審亞于江戴。）江永禮經綱目。（據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書未竟之緒。）凌廷堪禮經釋例。（區爲八例。以明異同。曰通例。曰飲食例。曰賓客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雜例。）黃以周禮書通故。（自序稱高密箋詩而易毛傳。注禮而異先鄭。識已博通乎六藝。學不專守于一家。是書之作。蓋取義意。論者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足以窺見先王制作之當典。）而秦蕙田五禮通考。所徵引尤富。蓋欲上比於通典也。審訂音讀。則有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以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因述漢讀考。）陳壽祺漢讀舉例。（在左海經辨中。不別爲書。）辨正文字。則有胡承珙儀禮今古文疏義。（以鄭君注儀禮參用古今文二本。撥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部用其借字者。有務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有互見而并存者。闕疑妙旨有闕於經實疑。遂取注中疊出之字。并讀如讀爲當爲各陳。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旁采。疏通而證明之。）宋世犖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熟於諧聲假借之例。）呂飛鵬周禮古今文義證。（自謂取鄭氏之學。證鄭氏之注。則辭易暢。節彼此互較。前後錯出。亦不煩辭費。而得失已明。至許氏說文解字徵引周禮。以此互異取以推廣鄭義。不嫌抵牾。）校讐異同。則有盧文弨羣書拾補中之經部數種。（文弨校書甚多。擇其最切要者。件別爲彙萃而行之。合經史子集凡三十餘種。）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取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于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盧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而李富孫七經異文釋。（就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正其譌誤。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凡易六卷。尚書八卷。毛詩十六卷。春秋三傳十二卷。禮記八卷。[illegible]）

脾稱其詳校與博爲詁異義者集其大成。凡字有古今，音近通假，或沿訛襲謬者，悉據古誼而疏證之，則又欲兼審訂辨證校讐三者之業焉。十三經外，尙有尙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記國語，爲唐宋以來經生所不甚理者，至是亦有治之者。如陳壽祺尙書大傳箋，謂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故爲之箋。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以逸周書孔晁注疏略，乃集諸家之說，正其訓詁，詳其名物，爲之校釋，直稱周書，不言逸，亦不言汲冢書者，復漢志之舊題也。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阮元曰，其校經文，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龔麗正董增齡國語韋昭注疏，斯亦有扶微輔弱之功云。乃若單篇通論，醇美確鬯者，蓋又不可一二數，可謂盛已。

論者謂淸世經學之所由盛，在於考證，考證之所由精，在於深通小學，是固然矣。往者臧琳敎人先以爾雅說文，嘗言不解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已導考證之先路。至東吳惠氏，遂以漢學植名。戴震出，律令益嚴，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

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於是承學之士．聞戴氏之論．咸以小學爲治經入手而從事于考證．其徒王念孫段玉裁．至尊以小學名家．然小學通而精力已竭．無暇及於經學．王氏所爲廣雅疏證．段氏所爲說文解字注．皆小學一家之言．王引之述其父說爲經傳釋詞經義述聞．此可謂經學矣．然仍小學之緒餘．但可資以說經．於經之大義無當也．下及俞樾孫詒讓．斯道非辟．樾爲古書疑義舉例．雖辨古人稱名抵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然離經學益遠．故餘杭章先生言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又謂王氏述聞一編．誠多精諦．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已者．其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膠行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肊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又謂信如戴氏所舉誦堯典之說．是古人三年通一經．今必十年然後通堯典．以是教人．則是以有厓之生隨無厓之知也．先生精小學．且出曲園之門．而其言若此．蓋慨夫學者誤以小學即經學．溺於其

中而不知返也。湘潭王先生亦云。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爲貴。此語雖近於諷。要亦有爲而發。廖平季謂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丈。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窺經藏。又曰。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緒槃帨詔之政事經濟。仍屬茫昧。國家本乎藉爲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律。未爲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案廖氏之言。未免詆之過甚。然於小學家之弊。可謂盡之。夫漢書藝文志次小學於六藝之末。則以小學爲治經入手。其儒本正。又自宋儒以義理說經。不復究心于故訓。舉漢人之師法家法而一蕩決之。元明以降。遞而弗邃。元人株守宋人之背。明人復株守元人之書。小學之不講久矣。則惠戴諸儒之揭櫫小學以爲士林倡。亦實足以救空疏之弊。以小學所函形聲義訓之嘖。又當久放不講之後。而欲通神恉達奧賾。其事良難。是段王諸儒殫畢生之心力於此而不遑他爲。更不容施以譏警。然而小學之業。至是已造其極。功成者去。諸儒既逝而往矣。後來者有轍可循。自當體諸儒津逮之苦心。以漸至於通經畜德之大道。使猶旁皇歧路。罷老盡氣。上下而求索。則是以保氏勝衣所就之業。爲終身託命之學。將見幼穉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言。其不蹈錮聰明于無用之譏者幾何哉。